

吳激子主編

王平陵著

中國戲曲編刊社出版



50

J  
102123  
50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第

戲曲叢書話劇輯第一種

吳漱予主編

# 狐羣狗黨

王平陵著

編刊社出版

一九三九年三月

貴州  
省圖書館  
藏書

---

總登記號  
第 510 號

# 目次

戲曲叢書序.....	一
狐羣狗黨(二幕劇).....	一
演出說明.....	一四
一、劇情.....	
二、排演技術.....	
三、道具.....	
四、服裝.....	
後記.....	一一一

# 814.5  
10/7

戲 曲 叢 書 序

## 戲曲叢書序

潘公展

戲曲是生活的藝術。在進化過程中，人類創造了戲曲，欣賞着戲曲，戲曲便支配着人類的生活，而與人生不能分離。中國六經六藝皆列禮樂，西方教育亦重游藝，以及民間之有社戲諸曲，宮庭之有樂部舞班；戲曲乃隨文化的發展而發展。

中國民族固為富有戲曲天才之民族，不但保持悠久而普遍的戲曲文化，對於國外戲曲，亦能儘量接受，溶化運用。卽如抗戰以來，話劇，歌劇，歌詞，曲調之發揮各自獨特的效能，為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而搏鬥，更是顯著的事實。

但，新的中國戲曲也正如新的中國之產生一樣，隨國民革命運動而胚胎，在艱難中發育，在抗戰中成長。溯自辛亥革命前後，也祇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所以關於客觀的廣大的觀察基礎之建立，與主觀的本位化的藝術之提高，則都還有待努力。

在這偉大的時代，非特期待着偉大的作品，更須使時代精神通過通俗的藝術，洗滌民衆

意志，激發民衆情緒，化官民衆於心領神會之中。

中國固有戲曲的教育作用，亦即其傳統的社會基礎。也因為戲曲原為民衆之所有，為民衆所享受；藝術的表現力量，更能夠助民衆理解生活，改變生活，進而教育民衆，創造新的生活。因此，戲曲之與新中國，非但是教育工具，抗戰武器，更是建國的藝術。

就現實說，革命時代本是戲曲材料最豐富的時代，可歌可泣的故事，到處皆是。為發展廣大的觀衆基礎，與提高本位化的戲曲藝術，主題正確的新作品更爲需要；尤其是配合政治軍事的发展，象徵新中國的光明的新內容中國風的戲曲，無疑的將成爲完我民族文化復興任務的支柱。

中國戲曲叢刊社本發揚三民主義文化，創造新中國戲曲藝術之旨，精選優秀戲曲，編刊戲曲叢書徵序於我。吾固知此種徵序之印付，必獲文化界暨全國民衆之注意與愛護，且將爲大時代光榮的中國戲曲藝術之主流，因樂爲綴此數語，以弁其端。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 狐羣狗黨

## 三幕劇

時間：一九三九，十，十，前後。

地點：上海

人物：

汪今危：年近六十，面白無鬚，巧言令色，身體高大，像一塊石碑，背微屈，貌似老成，必懷巨潤，十足的利令智昏的傀儡型。

陳白雲：汪妻，身浮胖，腿粗，面長而肥，性情火辣，說話如同咆哮，但又愛財如命，好人諂諛。

崔鳴利：身材魁碩，禿頂，面似正方形，好着蠶裘，鼻皮長鞭，發意大利式的便帽。見人審

拱手爲禮，自命爲運動家，懂得許多玩意兒，並不明白是非，只想多撈幾個錢。無論在什麼場合，他都馬不在乎，祇記得着自己的一套玩意兒，不問人家愛不愛欣賞，總歡喜隨時隨地在人家面前盡心竭力的表演。

周佛善：由於患着色癆病的緣故，染上了一口無法解脫的烟癮，身體弱不禁風，聲音尖銳而嬌嫩，性驕傲，好誇張，藐視一切，自己並不偉大，遇下盛氣凌人，對上——尤其是對日本軍閥，則卑躬屈膝，極盡其『孝子順孫』的能事。

丁莫茲：身材矮小，禿頭鼠耳，走路時，眼向下視，低垂着頭。在羣衆集會の場合中，骨溜溜的跟球，老是從左右前後賊一般地掃射，可怕的微笑，冷冷的嘲現在灰白色的面頰上。不喜說話，也許是礙於口才；然在旁觀者的眼光裏，每以爲他包藏着一肚皮陰謀和毒計。

樊崑蟻：中等身材，面方，帶着深度的近視鏡，十足的學者氣。自以爲是國際政論的專家，非常珍護自己的錯誤，並且熱望人家恭維他的錯誤。

穆叔病：白淨的面孔，高長的身材，短小，近日如泥，常常誇耀日本的一切，誓死調離點。

歡喜討論各種學說；但並沒有較合理的見解，始終是一個「極武裝學者」；因此，他主張不擇手段，向日本叩頭求和。他之所以參加汪黨，不一定是爲了升官發財，而是爲了急圖實現他的委曲求和的主張。

林白生：短小精悍，性格愛戲笑而近於磨鍊，面額上有一塊快要痊癒的刀疤，舉動略染洋習氣。此詞担任汪黨機關誌中華日報的主筆。

徐公霖：天生是一副「丈夫而有巾幗氣」的臉，好穿漂亮的西服，自己覺得是惹人愛的美男子，處處學習女孩子們的表情。在未說話前，必先露出潔白的牙齒，勉強形成討人喜歡的媚笑，而後再絕對放棄自己的意見，盡量遷就人家的主張，以求得對手方的快樂。他曾經讀過一點日文，假借着考察的名義，到日本去過三個月，參觀過日本幾家電影製片廠，歸來後，便極度誇張日本的電影業，是世界的第一位。他在外行面前，每每許爲中國唯一的電影理論家。

琴芳老六：姦女，婬虫類的老相知。

董顯靈：徐公霖介紹給周揚書的女友。



蓮愛麗：舞女，丁美若的未婚妻。

桐花涉七：梅惠林的姪友。

陶姿：陶希堯之妻。

西恩：甲乙兩人。

犬養：(西恩的代表)

影佐大佐：日汪訂約的日方負責人。

副官：二人。

男僕：一人。

佈景：

北四川路的新亞酒店，此刻在敵人的控制下，變成廢垣納污的墳墓。

在五層樓一間寬敞華麗，並有雙重玻璃的房間內，沙發，地毯，燈光，衣廚，壁畫，寫字檯，電話……等等的鋪張費極，全屬以化，極盡其宮闈堂皇的能事，正向舞台西露着，是工作的密室，最寬敞；左右有側門，可通廚房。

## 第一幕

暮啓時，工作室的掛鐘，正打着九點鐘。

褚鳴利，在工作室內最近電話機的一邊，悉心靜氣指導林白生打太極拳。周柳香在右邊的套房裏抽鴉片。梅私病在左邊的套房裏打麻將。他們倆的老相如琴芳老六，帶花老七在工作室裏得意忘形地學京戲。一會兒，陳白雲手裏捧着已經核算的一筆報銷賬從房裏走出來，制止她們鬧戲，她們打着笑着，跑到梅私病的房間裏去。陳白雲便招呼褚鳴利林白生聽總賬。

陳白雲：喂！請你們靜坐呵！我要報賬了！你們聽着：（高聲報告賬目）。梅私病經手，粘貼上海教育界用款十萬元，丁莫遜經手，特別用費二十萬元，林白生經手，誰貼上海報界文化界十五萬元，周柳香經手，聯結上海電影，戲劇，文藝界經費……

（褚鳴利又偷偷地在林白生面前發現鈔票子的……話，不覺防備跌了一交，倒在地氈上，喘……喘呼筋，把陳白雲駭了一跳，立即停止報賬，怪不怪服地罵起來。）

陳白雲：「嗚利！看你那麼大的年紀，老是玩你『隻玩意兒』，你是不是想去買狗糧符藥？」

（林白生急忙扶他起來。）

褚鳴利：（走近汪夫人。）汪太太！這是最不好不過的衛生運動，可以增長我們的氣力。一個人沒有氣力最危險。從汪先生起中央黨部道了難，要不是張薄泉先生的方大，擒住刺客的腰，早就不會活到今天了。

林白生：（走近褚鳴利）褚先生明天准替你在中華日報上來一段新聞。

褚鳴利：（摸摸屁股，向林白生面上的刀疤指一指。）哼！哼！當心你的面孔，不要再來一斧頭。

陳白雲：（踱來踱去，帶有教訓式的語氣。）汪先生幹了一輩子的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得着一個靠得住的幫手，祇有丁莫靈最好，他待汪先生真比親生的兒子還要好。

（褚鳴利向林白生望一望。）

陳白雲：（繼續說下去）嗚利！你跟汪先生的年代最長久，祇有汪先生照顧你，你想想看，對汪先生究竟幫了些什麼忙？

（電話響。林白生馬上接。）

林白生：「誰？莫姦，你是丁莫姦。怎麼樣？唔……唔……要汪太太來說話。是了！是了！

林白生：（高呼。）汪太太！莫姦來電話。

陳白雲：（對褚以利。）瞧！這是莫姦。他真是努力。

（褚以利不好意思地走過去，坐在沙發上，兩手捧着面孔，輕輕嘆了一口氣。）

陳白雲：「莫姦嗎？是我。汪先生呢？他此刻在王代表家裏。就是北平來的王克敏嗎？唔……

……唔……曉得了。怎麼？南京的梁代表還沒有到。今晚十二點鐘的會議開得成嗎？噢……

……噢……開得成，開得成，梁代表十點鐘的夜車准從南京趕到。怎麼？新中央政權一定

成立，毫無問題，大總統當然是汪先生……是嗎？噢……噢……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怎麼說？……哈……哈……再會。」

陳白雲：（笑嘻嘻地走過來，自言自語。）莫姦這小子太有趣了。他說，大總統就等於皇帝，

汪先生做了皇帝，他什麼都不想做，祇想招搖過呢？哈……哈……哈……這小子。

推嗎利：（從沙發上胡塗洋地走起，裝出非常誠懇的樣子。）汪太太！我有一點意見，汪小姐的年紀也不小了，丁莫盜確實是好，汪先生無論到那裏去，沒有他保證不成。是應該和他發生進一步的關係的。如果沒有人做媒，……（從袋裏掏出一回氣。）哼……哼……我願意承乏。

陳白雲：（細聲細語）嗯……：（說不出什麼。依舊轉換語氣，回過了推嗎利）嗎利！不干你的事。

林白生：（大有醋意似的）一個小學還沒有畢業的學生，擰頭鼠耳，翻覆無常，共產黨，又是國民黨，又是……

陳白雲：（馬上制止。）白生！你說些什麼？

林白生：（急忙否認。）汪太太！我沒有說什麼。

陳白雲：（自言自語地。）我知道。你們都是汪先生的老搭檔，你們的成績在那裏？汪先生收養了丁莫盜，不到幾個月，誰能夠趕過丁莫盜！

林白生：（走近汪夫人，指指面上的疥疤說。）汪太太！要不是我在中華日報上，天天做文章

捧汪先生，何至於吃着人家一斧頭。古人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爲了捧汪先生，吃着一斧頭，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權姆利：（推着吃方的笑容，強顏地低聲下氣說。）汪太太！我每天打太極拳，踢毽子，爲了提倡衛生運動，飯後助消化，不過是一個目的。實質在在說，是想把我的身體，練得更結實一些，專誠保護汪先生的，從前汪先生在南京，我以中央委員兼行政院副書長的資格，做汪先生的保鏢，捧汪先生上汽車，這樣的保護汪先生，不能算是不到家了罷。

陳白雲：（聽得不耐煩，冷冷地笑着說。）哼！哼！了不起，你們都是汪先生的大功臣。這幾天我連覺都睡不着，今天他們逼着汪先生深夜去開會，不知道將要幹出什麼可怕的

事情來！

陳白雲：（小心翼翼地走近陳白雲，像是非常親密的樣子，她轉着語氣說。）汪太太！Open your mind！這是一顆good chance爲了汪先生，爲了我們。

陳白雲：你別趕快到六三花園走一，趕有什麼消息，立刻告訴我。

褚鳴利：汪太太！你儘管放心，有陶希聖高宗武陪着汪先生萬無一失。

陳白雲：唉！我實在放心不下。（回頭對林白生說）白生快十點鐘了，你應該到報館裏去了。

今天的消息很重要，你必須特別留心才好。

林白生：是囉！我馬上就得走。現在，就是等樊造蠅的一篇社論。（馬上掀鈴，西恩甲應聲

出）

西恩甲：什麼事？先生！

林白生：趕快到六〇六房間，問問樊造蠅先生。他的文章寫好沒有？寫好就拿來。你就說：

林先生馬上就要去報館了。

西恩甲：是！

林白生：（點着根煙在抽，自言自語。）虫蠅這傢伙，寫文章真慢。

褚鳴利：白生！報紙要有銷路，最好是少登些空空洞洞的文章。

陳白雲：（本擬走向右首的房裏去，聽到褚鳴利的話，急忙轉身回答。）最好是多登些放風等

騙種子、打太极拳、湯空城計的消息，是不是？

(大家笑。)

林白生：不過，傑虫蠅是我們做一做二的國際專家。專家的文章，總是有人愛看的。

(正提到老樊，樊已包手捧着寫好的文章，逃走，邊搗蒜，闖進工作室。)

衆：(高呼)國際專家來了！歡迎我們的國際專家！

樊虫蠅：「歐洲大戰與日本。」白生！你出給我的題目，太使我爲難了。文章好容易寫完了，

一點不是吹，既有這種「看法」，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的。

林白生：(冷笑一陣。)看法，看法，我們的國際專家，你究竟看出些什麼呢？

陳白雲：是啊！樊先生一向說，歐洲決不會打仗，蘇聯和德國決不會拉手，把日本一脚踢開

。現在，我不知道樊先生怎樣自圓其說。

諾鳴利：國際的看法，應該同賭輪盤羅一樣，要着冷門。

林白生：不過，這也不能單單責備虫蠅。人家都說國際風雲，國際風雲，國際的變化，既像

風，又像雲，當然是捉摸不定的。

樊虫蠅：可是，這一篇「歐洲大戰與日本」，我是經過考慮又考慮的。(得意地朗讀他的文



章。)

「歐洲大戰既起，世界變化隨之，吾人站在大日本之立場而研究之，實在有百利而無一弊。」

(這時候，梅君病室房裏，音樂正甜，琴弦大作，琴芳老六又且起京戲來，正與樊虫蠅讀文章的聲音，互相應和。)

(大家不說話，默然靜聽。)

(梅君利俊內行似地搖頭擺腦地打拍子，連聲說，好！好！真好！)

(樊虫蠅以為他是萬變剛纔開函的文章，喜不自勝地感謝。)

樊虫蠅 褚先生！謝謝你的鼓勵！

褚鳴利：謝不起！哼！哼！抱歉之至！我是說琴芳老六唱得好。

樊虫蠅：(嚴肅地)褚先生！不要說笑話。現在的外交，都是講利害的。什麼道德，信義，狗屁！我對於國際的看法，一向是如此。這一篇為歐洲大戰與日本，我敢說一句放肆的話，真是言人之所未言，道人之所未道。

陳白雲：「那罷，樊先生！你的主張呢？」

衆：「好！我們先聽爲快。」

樊虫蠅：「我聽；歐洲大戰既起，英法無暇東顧，日本大可趁此機會，實現『東亞新秩序』了！」

「要實現『東亞新秩序』就在這時候了！」

陳白雲：「這不是強盜行爲嗎？」

樊虫蠅：「強盜就是強盜，反正搶來的東西是實惠。你如果和他們講道德，說仁義，完了！完了！」

陳白雲：「樊先生了你的主張，的確是軍部的主張；不過，軍部方面，是不是容許你這樣說？」

「你還得考慮。要不然，你的外交部長，恐怕大成問題呢！」

樊虫蠅：「趕忙走到陳白雲跟前，搔臂地說。」是的，汪太太！我還得考慮，應該考慮，馬上考慮。」

林白生：「虫蠅的話，也有道理。人生在世，『發財第一』，我說話不歡喜彎彎曲曲兜圈子，軍部方面何嘗不是這樣。什麼正義、人道，滾他媽的！」

美惠媽：白生！不錯！這他媽的，他的媽，你該說：「你不像他的媽，他不叫你老子。」這就叫作「偷錢式」的外交。

(大家笑。)

陳白雲：(很高興，急氣沖沖地。)吳先生！你的話為我舉不國陸統，我問你，你這偷錢式的媽？

美惠媽：(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便利起，也得學汪先生，不過舉一個例子罷了！

陳白雲：(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美惠媽：(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陳白雲：(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美惠媽：(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陳白雲：(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美惠媽：(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陳白雲：(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美惠媽：(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陳白雲：(進進，躬作揖，低聲和氣地說。)汪校長！對不起！失敬！失敬！你這偷錢式的媽？

「唔利！」（雙頰頹然地坐在沙發上，引咎自責，好像要哭的樣子。）汪太太！是講的錯，是我不對，我不應當這樣說，奇必請你原諒我一次。（立即沉痛地打擊自己的腦壳。）混蛋！我推嗎？是誰派下該打！該打！

（一陳雲快快地走過來。）

林白生：汪太太！陳先生已經發悟了。虫蠅雷驚社論，究竟發表不發表，請你作一個決定罷！我看，對的都必說。問題總是發表了以後，軍部方面，是否滿意？究竟有沒有妨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陳白雲：遲疑了。呵，自信力已有其動搖，機械地自言自語。（白生的煩慮有道理。我們得罪了軍部人，要給，冒犯了軍部，可了不得，不得了。）

陳白雲：軍部的代表彭作大在等一會要來，我們要當心！（高呼呆坐在沙發上的指嗎利。）

（指嗎利）像夢中驚醒似地立刻站起來，走到陳白雲那裏，恭敬地聽候使喚。）

指嗎利：汪太太！有何吩咐？

陳雲：請周錦雲梅私病進來，把虫蠅的文章，共商商量，商量。

褚鳴利：（運用京戲中唱腔的台詞，得意忘形叫起來。）得令！

（馬上轉過身，對着四方台步，走到梅私病的套房，運用大花臉的聲調，傳達汪太太的命令。）

褚鳴利：汪太太有令，周錦雲，梅私病進帳房，不得有誤。

梅私病：（在內高聲應和。）是了！就來！就來！

桐花老七：（內聲）梅六少！慢點走，還等着侯爵莊呢！（操着軟綿綿的吳語。）

梅私病：我馬上就回來，讓翠芳老六代打幾牌吧！（內聲）

桐花老七：（撒嬌地）假弗要，假弗要。（內聲）

林白生：（走近周錦雲的套房，高呼。）錦雲！錦雲！汪太太叫你。

周錦雲：（在內應。）曉得了！讓我抽完這一口。

林白生：（焦灼地）唉！少抽一口罷！國家大事要緊呢！

陳白雲：錦雲！怎麼啦？

周佛害：汪太太！就來。（內聲）

（周佛害慌忙抽完了一口，一路打呵欠，疲乏的散神，半開半閉着，像烟絲沒有過足的神氣，飄忽忽地回進來。）

周佛害：汪太太！何事見教？

陳白雲：請你們來，把虫蠅這篇社論研究研究，能不能發表？

周佛害：是，我知道。在虫蠅這篇文章裏，本來就有我的成分。

林白生：（笑嘩嘩地走近周佛害，譏刺地說。）佛害！是不是鴉片烟的成分？

周佛害：（一本正經似地。）白生！不是說笑話，鴉片烟確實是好東西，像我們這些用腦筋的人，要是能抽上一兩口，什麼好主意，就同燈花似的開放起來了。

（周佛害說着，忽然感覺腰疼背酸，坐立不安的樣子。）

周佛害：唔……唔……（手拍着自己的腰部。）

林白生：佛害兄！怎麼樣了？

周佛害：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過，抽着一口烟，到處不方便。

陳白雲：「傷害了現在你照隨汪先生，應該沒有什麼不方便了。」

周揚答：「是約，汪太太，汪先生不再小氣，又特別尊重個人的自由。跟汪先生跑，方便得多了。以前我本來不抽煙，自從跟了汪先生，心緒非常煩，有時候，便抽上幾口煙，提提精神，最初不過抽着玩。現在倒弄成真了。煙癮深了，便好像是你的冤家，你的債主，硬和你作對，偏要同你討債，逼着你非抽不可，噴裏發癮，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像「打蓮子」一樣。」

陳白雲：「傷害了汪先生非常嚴重你，他常常說很有見地，最明白大亞細亞主義的內容。你歡喜抽幾口鴉片煙，不錯，這是我們的友邦所特別嘉獎我們的好習慣，和汪先生提倡的「王總政策」倒是息息相通的。汪先生如果做了大總統第一任的教育部長，一定是你的死對頭。」

（梅荻癩雀戰的興趣，恣意發洩，像忘記了汪太太的喚召似的。指鴨利又魯忙回來，并）

（俞曉暉）

指鴨利：「汪太太有命，趕快逃命！」

淋瀝淋漓……若不信來打，你來打，(嘎聲。)

翠芳老兄：(內聲)有啥事體要緊？

根花老兄：(內聲)就來喇！(內聲。)

陳白雲：(急忙趨過，滾水太面刷。)(注：滾水。有什麼事？)

陳白雲：(急來吞舌)這這這信社險，能發表？

梅私酒：(加以阻礙，隨口便說。)(啊！原來是……)這這這文章，很好，很好，沒有問題，可

以發表。(。)

林白生：私酒！你難道沒有？

梅私酒：(遠遠見久，斷斷地說。)(呀！呀！沒有有過。然而，我們事同好像商量過了。

(同時，翠花老七也來，談酒前時存他的傢俬，不妄似地帶出蠅的庭稿，

同時，翠花老七也來，談酒前的聲音在嗎叫。)(大笑聲。)(笑聲。)

梅私酒：梅大少生來呀！你走了沒有一刻，上手袖子一色，自提單弔九萬，當晚吃着一則

(注：梅私酒……)……(注：梅私酒……)……(注：梅私酒……)



（梅私病不好意思地應和了一陣，仍舊心不在焉地亂翻樊虫蠅的文章。）

梅私病：「噢！就來！就來！」

指鳴利：梅私病交桃花逃了，奉陪老相知打牌，是人生一大樂事，妙哉！妙哉！

梅私病（路露臉紅，便胡亂地稱讚我樊虫蠅的文章。）虫蠅的文章好極了！好極了！都是我所未說的。

（桐花老七，琴芳老六，等得不耐煩，手牽手地走出來。）

桐花老七：梅大少！就等你做莊呢！忙的啥事體嘞？

琴芳老六：梅私病放下文稿，馬上走過來，百說他安穩，周壽官也走近琴芳老六的身邊，拍拍他的肩膀，嬉嬉好氣說。）

周壽官：老六！你先進去，梅先生馬上就來。

（樊虫蠅移動到他們的左近，把眼睛瞪出深度的近視鏡，仔細地詳察桐花老七的臉，連連地發笑。）

梅私病：老七！不要這樣，汪太太在這裏。

(她們盡量表現愛嬌的神情，快快地走進去。)

陳白雲：「奇怪汪先生平素太放任你們了。這樣下去，還成什麼樣子！」

褚鳴利：「汪太太！這正是汪先生的好處。因為汪先生不拘小節，最尊重個人的自由。」

陳白雲：「汪先生爲了大家的出路，天天忙得不得了，連陪我的工夫都沒有了。你們也不應該

夜夜花天酒地，站在旁邊看着他。」

梅私病：「汪太太！我近來心緒非常惡劣。發悶的時候，祇有打牌消遣，實在是萬不得已。」

林白生：「(譏笑地)私病！這幾天消息不很好，恐怕又有點『那個』了吧！」

梅私病：「白生！真不是說得玩，(從恐懼的樣子)因為……嗚！我不敢說。」

褚鳴利：「(惶惑地，再三強逼着)，你說，你說，到底怎麼一回事？」

梅私病：「(旁皇四顧，而後聲言抖擻地說。)日本皇軍，全是紙紮的老虎，儘不起風浪的『銀

樣鐵槍頭』。最近兩個月來，天天打败仗。中條山八次圍攻，太行山七次掃蕩，都發華

軍殺得一敗塗地，在襄樊一仗，擊斃給鄂軍殺滅了兩萬，不多天之前，湘北大會戰，又

被華軍殺滅了三萬，活捉了幾千，敗退五百餘里，把洞庭湖的湖水都染紅了，……我們

一向信託的皇軍，這樣的靠不住，可不是一個不體面的問題呢？（苦笑）

梅我病：不但靠感念強，而且他們靠感念團結了。

（大家惶惶地聽着。祇有英虫繃不理會，俯首專心一意看報紙的文章罷）

陳白雲：華軍愈戰愈強，愈戰愈團結，說不是也是事實。（坐下來，像判有介事地繼續說）。

不過，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校政務處像打掃一樣，要組織的辦法……

梅我病：（語無倫次）如果……呢？汪太太……

陳白雲：（發了）我們就從組織的出路吧。我們組織學校，本來是根據方針隨性發展，高橋不成，

我們還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到東京去，到……去；一條是……去，四連戰合作。

梅我病：（語無倫次）到東京，我……

還是到滿洲國去好。

梅我病：（自作聰明地）我以為，我們兩條路都得走，到滿洲國去，不成問題，我的老搭檔

紅豆糖主要是滿洲的大阿哥，他一個人再我包辦。到東京去，也不成問題，高宗武在幾年

之前，就代表汪先生積極活動了。至於到巴黎去，（這一位，得意地笑指。）呵！唔！不請諸位說，我早已把房子租好了，兩樓留底，還有一個小花園，在那裏做外國寓公，是最好也沒有了。

林日生：（顯不以爲然似地。）我們不要聽老梅的鬼話。老梅這傢伙，從前害「恐日病」現在害的比「恐華病」了。老實告訴你們吧！在我主持的中華日報上，從來就看不到一點華軍勝利的消息。

陳白雲：不過，私病的話，也不是全無來歷；所以，汪先生近來非常的着急。汪先生的出擊，就是你們大家的出路，你們祇有擁護汪先生，擁護汪先生做大總統。

衆：（高呼）擁護汪先生！

褚鳴利：大家擁護汪先生，汪先生做事，從來不落空。

陳白雲：剛才真幾打電話來，大總統一定是汪先生，這是大家的好消息。趁你們都在這裏，

把今後的問題，詳細談談吧！我這有一張報紙沒有遺失。（說罷，轉身向套房裏走。）

樊虫超：（急忙追去問。）汪太太！我的文章呢？

陳白雲：你的文章，（想一想，立刻回答。）那還是小問題呢！

周揚害：好吧！遵照汪太太的吩咐，還是隨便談談，還是正式開一個會呢？

突虫道

林白生：事關重大，應該正式開會。

周揚害：開會，必須公推一位主席才好。

衆：就推楊先生吧！

褚鳴利：（再三謙辭）我不慣這一套。

衆：褚先生年高德劭，義不容辭。（大家爭前擁護。）

褚鳴利：喂！各位！你們向我實行大包圍政策，我要開始對不起你們了！（邊說邊在大打太

極拳。）（弱不禁風的周揚害，被揮倒地，衆大笑。）

褚鳴利：（連連拱手道歉。）對不起；對不起！

（林白生急忙把周扶起。）

周揚害：不要緊，沒有什麼。開會吧！

褚鳴利：那麼，請各位坐下來。爲着時間經濟起見，我不說廢話了。我覺得當汪先生委任大

總統的一天，應該來選擇節目，表示一點紀念才好。

海孤病：應該！應該！  
林白生：應該！應該！

樊虫通：（沒精打彩地自語）主席的空城計，就可以作為一個節目。此外……（深思熟慮似）

地

梅私病：（坐在沙發上，把右腳顫動一下。）還有主席的踢毽子。林白生拍掌附和。）

周勝害：就推主席負責籌備吧！

衆：贊成！贊成！

褚明利：（諷諷）最好是大家來。

周勝害：現在，本席正式提議：「汪先生委任大總統以後，各部院的人選問題，應如何支配

案」。

衆：是囉！非常要緊！必須馬上解決才好。

褚明利：掃害兄的提案，我覺得很重要，請各位發表高見。（回頭招呼周勝害。）掃害兄！就

請你記一下罷！

（大家沉思了一回。）

周務者：（執筆，又站起來提議。）我們爲爭權統一意見，各自不必繁多，五院之中，監察考試，無用，取消，其餘三院的人選，最好歸軍部挑選。虫題一向是研究國際問題的

外交部長這一席就給他。

（衆附議。笑談避。）

樊虫題：不敢！我的資望淺，另推高明，另推高明。

褚鳴利：衆望所歸，不必推辭。傷害兄！記下來罷！

樊虫題：主席！傷害從前當過江蘇教育廳長的，教育部長當然非他莫屬。

褚鳴利：很好！很好！

林白生：傷害兄是多才多識，教育部長之外，不妨再兼一職。（衆靜聽。）烟酒公賣局局長。

衆：（點頭）不錯！不錯！

樊虫題：（指着林白生，梅私病。）主席！還有他們兩位呢？

林白生：不忙！不忙！

梅私病：不忙！不忙！

褚鳴利：（略加考慮，接口說）私刑倒有辦法，倘若遇縣長，內政部長就給他。至於白生

周勝春：主席！我們這一部呢！——宣傳部。部長就讓給白生。

褚鳴利：好！聽聽就這辦法。不過，還有陸海軍部，警察廳長的人選，各位有沒有適當的人

因勝春：主席！我們都是真誠的，為事擇人，比擇了是丁莫靈最適當。

梅冠羽：對！丁莫靈最適當。他一向是幹特務的，曾經殺死過許多人，要檢的本領，當然比

我們高明。

褚鳴利：沒有別法吧？通過！通過！

樊虫超：各位！事無論大小，無假不能行！我覺得祇有財政部一缺，是我們大家的生命線。

關於人選問題，要特別慎重。

衆：是呵！

（褚私下的查房裏，褚聲歡笑聲大作。褚鳴利急忙跑過去高聲制止。）褚鳴利：（高呼）



不起！安靜些！我們要開會！

褚鳴利：（拱拱手。）各位！我暫時放棄主席的地位，讓我說幾句話。財政部的確很重要，而且各位都知道我們財政的來源，完全是一種信用放款。現在最得軍部信用的，是在太太，她生財有道，最長於造報銷，我們就請汪太太屈就一下，如何？

衆：（驚駭地）誰要汪太太肯答允，我們沒有不承認。

褚鳴利：諸位還有什麼建議。

周錦雲：（驚駭地。）糟糕！糟糕！我們大家把主席忘記了！

樊虫蠅：（非常不安似地。）那怎麼辦？那怎麼是好？

衆：是啲！我們非得想法不可。

林白生：褚先生！不問那一部，你自己高與選一部罷！

褚鳴利：（當仁不讓的神氣。）既承諸位熱心。那我倒又有一點小小的愚見了，不知道諸位重

一下如何？

衆：（非常客氣）請褚先生賜教。

褚鳴利：副之陸培兒主張把五院取消監察考試兩院，那倒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爲了應付環境的需要，我覺得至少還要添一院。

（大家點頭稱是。）

褚鳴利：至於添設一院的院長，鄙人毛遂自薦，也可以勝任。

周德壽：（奸聲奸氣地）褚先生現備添設那一院？

褚鳴利：（莊嚴地）是勞院。就是勞勞皇軍的勞院。

樊血鏡：  
林白土：很需要！很需要！

褚鳴利：而且勞院的班底更不感缺少，（遙指梅丑病的套房。）譬如琴若老六，桐花老七，都是最合格的人選。

（梅丑病，周德壽彼此默然對視了一回。）

梅私病：文先生！勞院確實是需要，以褚先生的大才，充當勞院院長的重任，也非常合適；不過，……

周德壽：（對梅私病）不是，琴若老六，桐花老七……

(周不便明言，發一發府衙；梅也支吾其辭，假手勢示意。)

周佛管：(齊聲同笑)唔……唔……至於班底一層，最好是請褚先生多方圖照，另行佈

色。

(大家笑。)

賄鴨利：(賂有賄情。)哦……哦……我知道。請二位原諒，我也不過學學汪先生，隨便「舉」一

例」罷了！

周佛管：主店！要不要把決議案抄一份，送交汪先生？

賄鴨利：(考慮一回)不用，讓我送交汪太太吧！

林白生：沒有什麼了吧？

賄鴨利：可以散會了。(隨即高呼。)汪太太！汪太太！

陳白雲：(應聲而出。)怎麼樣，會開完了嗎？

賄鴨利：開完了！這是我們的議決案。

賴花七七：(云)從後門裏走出來，高呼。)梅大少！梅大少！還來不來呢？大家弗高興再撻下

去囉！

梅私病：「來，就來！(回頭對大家說。)少陪了，對不起！我還有幾副牌要打。」

(梅轉身就走。)

陳白雲：「私病！你打牌要緊。」

(梅已跨出門，又回頭回答。)

梅私病：「汪太太！這是一種戰略。古人說：『有文德者，必有武備。』我想從麻將裏學習

習。(強顏地說完就走。)

陳白雲：「(回頭問周佛害。)佛害！你看虫蠅的文章，可以發表嗎？」

周佛害：「可以，可以，絕對可以。」

陳白雲：「白生！拿去發表吧！」

林白生：「喂！佛害！出了毛病，你負責。」

周佛害：「算數！」

(林白生忽然把稿子收攏在皮包裏，急於要走開的樣子。當他跨出門時，突虫蠅像記

起了一件空，恨地趕忙追上去，攔在他的衣角，鄭重其事地開腔。）

樊虫蠅：喂！白生！文章很重要。千萬不要忘記，我的名字，務必要用特號字辦。

林白生：（討厚地）曉得了。

（周靜香打了一個呵欠，搖搖擺擺地。到汪太太跟前。）

周靜香：汪太太！沒有什麼呀！

陳白雲：沒有。

（周轉身走向套房樊虫蠅急忙追過來，連聲招呼。）

樊虫蠅：荷害！荷害！

（周不應。電話響，笑轉身接電話，大家靜聽。）

樊虫蠅：「誰？……噢！……希聖兄。怎麼樣？……汪太太在這裏。嚶……嚶……知道，知

道，等一等，我告訴他們。……」

（樊虫蠅一面執着聽筒，一面高聲對大家說。）

樊虫蠅：希聖來電話。汪太太的命令，要大家立刻到車站，歡迎南京來的衆代表。

(笑又繼續接他話。)

樊虫蠅：「喂！喂！我是虫蠅，你是希聖嗎？」王代表已經發火了，就發聲在代表前重聲說：「那裏好……唔……唔……都在這裏，都在這裏。啲……啲……真的嗎？好極！好極！等劇見。」

(樊虫蠅掛上麵筒，興高彩烈地對大家說。)

樊虫蠅：莫婆馬上到。據希聖說他還有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帶給我們。

(大家拍掌歡呼。)

陳白雲：叫大家準備。

(說着，馬上敲鈴，西厚甲跑進來。)

西厚甲：什麼事？太太！

陳白雲：你去看梅先生，應蔣有沒有滿園？沒有滿園，即劇停止。我們就要到車站歡迎梁代表。

(丁真雲穿着上海上等流段的裝束，臂彎裏挾着綠女陳豈匪兇頭鬼臉地偷進來。大家都罵着氣，伸長了頸子，渴望聽他的好消息；但他生平不要多說話，就把棍子一敲的罵聲

睛，低着頭，在每個人面龐上，作一次可怕的掃射。）

陳白雲：（看見丁莫養，親切地走來，好像母親撫愛孩子似地繞轉轉說。）裏邊！你來了！

希聖來電話說：你還有好消息帶給我們，是嗎？

（丁莫養咽了一口痰沫，將要悻悻吞地啓齒時，大家爭先恐後地撲上來，聚精會神地聽他的報告。）

丁莫養：（指一指陳曼麗。）汪太太！這一位是白生的朋友，我的愛人，陳曼麗小姐，我們馬上就要訂婚了，要請你做我們將來的證婚人。

（陳曼麗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來。）

（大家大失所望，聽非所聽，各各表示非常詫異的樣子。）

（陳白雲沉住氣，不說一句話。）

陸鳴利：（回頭望了陳白雲一眼。）汪太太！你聽！像丁莫養這樣年齒，出色，能幹，還恐嚇不到漂亮的老婆。

陳白雲：（焦急地）莫養！國家大事要緊呢！汪先生做了大總統，你隨便要什麼，都好辦。

丁真義：汪太太！我的夥！大事，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汪小姐不允許我，我跟在先生跑，可以說毫無意義。

陳覺醒：真義！你既然是在汪小姐，拖我來做什麼？就走了。（說完就走，丁真義跟蹤追過去。）

（突虫翅又跟蹤追上丁真義一把拖住他非尋奇心急的樣子，驚慌懸懸地問。）

突虫翅：真義！你說了半天，都是兩不對題，我名其土地也。我問你：今天晚上的三巨頭會滾，鬧得成，鬧不成？汪先生的大總統，當得住，當不住？

丁真義：（附聲語）老兄！鬧得成，當得住。汪先生有手臉在這裏。（伸手向褲袋裏摸出一張便條。）我看不明白，你拿去看吧！

（說完，又急跑出去，驚慌懸懸。）

丁真義：（內聲）覺醒！回來！不要走。

（陳覺醒跑在以後，丁真義氣喘吁吁地回來，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非常焦悶似的。）

陳白雲：你怎麼啦？真義！



丁莫蠢：我很苦悶，汪先生的大總統，已經有眉目了！但是，我的前途，是毫無希望的。

陳白雲：你不要着急呢！汪小姐是我的女兒，我允許你的忙，你還發慮什麼。

丁莫蠢：汪太太！我一向缺乏忍耐力，我的終生大事不能立刻解決，比汪先生做不到大總統，還要着急。

（陳曼麗又偷偷地走進了莫蠢背後，雙手遮住他的眼睛，莫蠢攔開她的手，她在格格地

發笑，衆又跟着大笑。）

丁莫蠢：（回她一個鬼臉）小妖精！（大家笑。）

陳曼麗：（媚態地一笑。）鬼東西！你着急什麼？

（這時候，樊虫蠅拿了汪先生的手諭，正在朗誦，大家又攔過來悉心靜聽。）

樊虫蠅：「梁代表即晚上十時到上海。着全體隨時赴車站迎接。並着丁莫蠢率領便衣隊多名，

趕到我處，妥為保護，不得有誤。今危。」

褚鳴利：（高呼莫蠢。）莫蠢！有這樣重要的手諭，爲什麼不早些拿出來！

樊虫蠅：莫蠢！這裏沒有你的事。趕快率領便衣隊，保護汪先生。

丁莫蠢：（故示執拗。）我不去。

樊虫蟬：莫蠢！國家大事要緊呢！（回頭報告汪太太。）汪太太！莫蠢有問題。

陳白雲：（急忙走近丁莫蠢。）莫蠢。誰要汪先生做了大總統，你的事，我負責。

（陳曼麗睨視汪太太，急忙插嘴說。）

陳曼麗：汪太太！莫蠢就要和我訂婚了。

褚鳴利：（噓了一聲，制止她多說話。他立即走近丁莫蠢，拍拍他的肩膀說。）莫蠢我早就想

替你做媒了。爲了你的事，汪太太決不至於使你失望的。

陳白雲：莫蠢！誰要汪先生做了大總統，一定招你做驛馬。

丁莫蠢：（得意地）好！那麼，我就去。（回頭招呼陳曼麗。）曼麗！你坐一回，等等白生，我

馬上就回來。

陳曼麗：白生要來嗎？

丁莫蠢：他知道你在這裏，早來了，（說着，高高興興跑出去。）

陳白雲：大家預備吧！鳴利！叫他們一聲。

褚鳴利：（興奮地）得令！（轉身向內高呼。）周錦雲，梅私病，汪先生有令，排隊接親。

周錦雲

梅私病：（羞聲內應）就來！就來！

（周扮客精神飽滿地走出來；梅私病也不先不後同時走出來，桐花老七，琴芳老六緊跟  
在後面。）

桐花老七：梅大少！捨事聽鳴；這樣急急忙忙的？

琴芳老六：（馬上走過來解釋）汪先生有令，我們快去歡迎梁代表。

桐花老七：阿拉一同去。

周錦雲：不方便，不方便。

梅私病：唉！我們是沒有辦法，不能不去。

陳曼麗：好！我們就等一回罷！

周錦雲：褚先生！這位是？

梅私病：褚先生！這位是？

頂婚。

陳曼傑：請琴芳姑娘教教我唱京戲。

桐花老七

琴芳老六：阿拉想學跳舞，曼曼小姐多多指教。

陳白雲：慫恿！快十點了！趕快！趕快！

（權鳴利急忙敲鈴，西恩甲飛快地走進來。）

權鳴利：準備汽車。

西恩甲：現成的。

權鳴利：大家走吧！走吧！汽車現成的。（回頭西恩甲）趕快把房門收拾收拾。

西恩甲：是！

周榜客

梅私病：噯！糟糕！林白生沒有來。

陳白雲：不要緊了，走吧！走吧！

樊虫翅：汪太太！讓我打電話叫林白生來，陪一個教，也來嘗不可。

陳白雲：唉！算了，算了，快走！大家快走！

（大家一窩蜂地跟隨汪太太走出去。）

（第一幕）

幕啓：琴芳老六唱京戲，陳曼麗靜聽。桐花老七很不耐煩似地在撥動傢俱，希望讓出一塊空隙，學習跳舞；又急忙跑去檢查跳舞的樂片，一面搖着留聲機，一面斜過頭來想要招呼陳曼麗的樣子。

西恩甲忙着整理房間，收拾擺在桌子上的一切物件。

桐花老七：哦！琴芳姐姐！不要唱了，這是請曼麗小姐教我們跳舞罷！

（琴芳老六緩唱，撥盤上跳舞的曲子已在開始。）

陳曼麗：唱得好，再唱下去，我要學琴芳姐姐的戲。

琴芳老六：我唱不下去了，這幾天嗓子有些啞。

桐花老七：（笑）唔唔地問。（怎麼啦！是不是着了涼？）

（陳曼麗按着嘴發笑。）

琴芳老六：（難為情的走過來。）你再說，我要打你。

（桐花老七退到陳曼麗的身後，連聲道：「好！」）

桐花老七：不講了，不講了。曼麗小姐我們跳舞吧！

（一曲已完，檯盤下發出發亮的不入耳的怪聲。）

陳曼麗：優幽！請好聽的一支『淮爾滋』，已開完了。（急忙走近檯盤，另換一支狐步舞的

曲子，回頭說。）狐步曲，那一位愛跳？

琴芳老六：我來。

（她們興着地跳舞，桐花老七在旁打氣，拚拍子，她舞舞意中把琴芳老六撞倒。）

西恩甲：喂！老六！這裏是新吧酒店。要跳舞，趁早到大廳去！如果懶得走動，靠近這裏

有的是東洋人開的舞場。（說到這裏，四面張探一下，聲音低低地說。）東洋人最歡迎你

們。

琴芳老六：說你的話！阿拉不是漢奸。

桐花老七：東洋人最歡迎的，是漢奸。

西恩：可是，東洋人最瞧不起的，也是漢奸。

繡花老七：算你會說歸。

陳曼麗：（指一指西德甲）你的話有道理。大家都知道丁真套頂巴結東洋人，其實，東洋人從來沒有巴結過他。他剛才同我到北四川路溫尼斯跳舞，檢到兩個喝得醉醺醺的東洋人，硬要拉我跳舞，丁真套不讓我，那兩個東洋酒鬼，老虎似地衝過來，把他兩個搥得光光的而頰，拍……拍……拍……幾記嘴巴，他一點不生氣，反面打躬作揖，口口聲聲陪不是，佻佻翹着我走過去，牽陪他們揉了一次，才算完結。我出了類肚皮還沒有受過這樣的委屈，連我都氣死了。

西德甲：可不是嗎？剛才出去的一羣人，都是一樣，他們當東洋人就像前世的活祖宗似的。

繡花老七：他們就是吃東洋人的飯，用東洋人的錢。

西德甲：所以，他們一點心事都沒有，反正有奶便是娘，一天到晚，不是打牌，抽煙，就是玩姑娘。

翠芳老六：喂！說話要當心些呢！你在這裏吃飯，你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嗎？

西德甲：姑娘們說錯了話，不要緊。

陳曼麗：姑娘們就用這些嗎？

西德甲：他們太歡喜你們了，祇要你們肯答允他們一件事，你們隨便爲他們什麼，就是寫他們是烏龜忘八蛋，都不會生氣。

陳曼麗：唉！這些人真糟糕了，中國就憂亡在這些人手掌。

西德甲：這有甚麼的呢！我說的這個人，已經活到六十多歲了，他媽的，這是一根鬍子都沒有的，胖胖的白淨的臉，身體長得又高又大，好像一塊墳墓上的石碑，一口四不像的廣東官話；圓的老是說方的，方的硬要說是圓的，兩塊活潑的嘴唇皮，如果上面有毛，（眼睛睜睜地瞧着一下翠芳老六。）和翠芳姑娘的……哼……哼……倒差不多。

（翠芳老六撒嬌地笑起來，用力拍着西德甲的臀部，含羞帶嗔似的。）

西德甲：（急忙打招呼。）喂！不要打，老六！對不起。我告訴你們：這個人就可惡極了！我

老是聽他在房門裏說：『中國人都是蠢蛋，祇有東洋人是人，豬是應該給人殺得吃的。』

……」

衆：沒這般的亡國奴，他才是一隻殺千刀的蠢豬呢！



西德甲：可憐他的老婆又醜又老，假如和老六一樣的漂亮年青，早已送給東洋人了。

琴芳老六：（憤怒地）放你的屁！你差是放不了我。

桐花老七：唉！你們何必這樣認真呢！曼麗！我們來跳舞吧！

陳曼麗：謝謝你！我氣得跳不動了。其實像我不過是爲了生活，幫娘給我的兩隻臂膀，還是清清白白的，我不願出賣爺娘給我的身體，抱着演好跳舞。

桐花老七：曼麗！我們不過跟他們混混，他們給我們錢，就拿來用，他們終算不到我們的心。

西德乙：（急忙地走過來。）老六一老七！有條子。

琴芳老六：曼麗小姐！少陪了。（說完轉身就走。）

桐花老七：等一等同走。

陳曼麗：等一等同走。

琴芳老六：你坐一會兒！我們就來。

桐花老七：何必着急呢？她們馬上就要回來的。

陳曼麗：你們不能失信呢！

(她們笑着走出去，一面說)

琴芳老六：好！好！我們馬上來。

桐花老七：好！好！我們馬上來。

(林白生急忙地跑來，逢着她們，高聲問。)

林白生：(外聲)喂！你們那裏去？

琴芳老六：(外聲)有點事，等一回就來，陳小姐，一個人在房前裏。

桐花老七：(外聲)有點事，等一回就來，陳小姐，一個人在房前裏。

(林大笑，急忙地跑進來，看見陳曼麗，得意地說。)

林白生：(拾頭看見西虛，大罵。)

陳曼麗：(拾頭看見西虛，大罵。)

林白生：(拾頭看見西虛，大罵。)

陳曼麗：誰說的？誰說的？你告訴我。

林白生：這不是真羞自己嗎？

陳曼麗：放他的屁！誰願意嫁給他。

（林大喜，急忙走過去獻殷勤。）

林白生：是喲！我相信陳小姐決不會上人家的當。老實說，我終不至於比不上丁莫靈吧？他是什麼東西！

（林節節逼近，陳連連退讓。）

林白生：陳小姐長越年青了。（說着就要擁抱的樣子。）

陳曼麗：林先生！你不應該動手動腳的，我走了。

林白生：陳小姐！你千萬不要走。我愛你。

（陳站起來，要跑出去，林拖住她的衣角。）

陳曼麗：你們都是狐羣狗黨，滾！滾！不要拖住我。

林白生：陳小姐！你罵我，比他們恭維我更高興。丁莫靈是狗黨，但是，我至少也是狐羣，

我總要比他高明些吧！（不自覺地跑下來。）陳小姐！這樣的生活，我太苦悶了！你應該可憐我，我愛你！

陳曼麗：你這算什麼！（拼命敲開他的手，林更緊緊地抱住她，掙扎了片刻，陳大罵。）你們

太不要臉了，沒有羞憤的，才會愛你們呢，（擦摻了他兩記嘴巴，奮命地跑出去，嘴裏依然在呼罵）

（林摸摸被打的嘴巴，臉紅羞慚，發出不自然的笑聲。）

（這時候，門外傳來一陣雜沓的腳步聲，接着喧嘩聲歡笑聲大作。梅私病第一個跑進房門，看見林白生慢慢地移動着臉盆，表示很失望似的。梅笑着，擬聲地說。）

梅私病：白生，你怎麼啦？哈……哈……哈……

（林白生意氣江走起來，強笑，托辭掩飾。）

林白生：汪先生要當大總統了，我家報告好消息，到這找、到你們，急得我滑了一交。

梅私病：算了吧，不要騙我，你當真有當那個了吧，

林白生：老梅，不是說笑話。難道汪先生當大總統，你不歡喜嗎？噫！我想起來了，你在香

港皇后飯店請李總辦算一個令，說你今年十月裏要做部長，一定是真的。老梅，恭喜你，升官發財。

梅私病：（得意地）彼此，彼此。

(門外一陣得意的聲音，大家邊說邊笑地走進來。)

陳白雲：(外聲)鳴利！梁代表真是福相，方頭大耳，鬚根短鬍子，長得真有威勢。諸鳴利：不過，他着西裝的姿勢，可不如汪先生。

衆：(一窩蜂地走進來，見林白生，驚訝。)白生你怎麼不去歡迎梁代表？

林白生：我剛從報館來，確悉，大總統一定是汪先生，各方面都同意了。現在，就看梁代表的意思怎麼樣。

樊虫囁：沒有問題，梁代表對汪先生的態度，誠懇極了。他說：佗求新中央政權能夠成立，什麼都可以讓步。

衆：(狂喜)哈……哈……哈……

梅私梅：(四顧一下，又跑到套房裏張探一回。)她們呢？

(梅急忙拔鈴。)

西德甲：什麼？什麼？

周佛齊：姑娘們呢？

西廳甲：「走了。」

梅私病：「（坐下來寫條子。）趕快招他們來。」

西廳甲：「是了。（拿了條子就走。）」

陳白雲：「你們祇知道叫姑媽要緊。汪先生就任的一天！怎麼樣慶祝？怎麼樣宣傳？你們也應

該事前計劃一下才好。」

林白生：「是的，我們就到私病房裏去商量商量吧！」

陳白雲：「很要緊，你們馬上商量，要多少經費，立刻開一個預算來，好編入本月份的報帳裏。」

（陳說完就走。）

裕鳴利：「拂霍呢？」

（林白生向賭檯一下抽煙的手勢。）

周拂霍：「恕我請一次假，我實在支持不住了。」

（大家冷笑一陣，走向梅私病的套房，周與樊由錫一面開鏡，一面疲憊地準備走向各自

的房闖。）

西處乙：（持片進。）有客要會周先生。

周佛害：（持片，看了一下，冷淡地讀出來客的名姓。）徐公母。

樊虫蠅：誰？

周佛害：（一位在上海撥電影文藝的。）（渺視地）

（笑不深究，緩慢地踱進梅毒私病的套房。）

周佛害：（打一個呵欠，不想接見他。）你告訴他，周先生出去了，請他明天來。

西處乙：還有一位女客呢？

周佛害：（驚喜，精神倍增，帶有埋怨的神氣叱罵西處乙。）女客。混蛋！你爲什麼不早些講？

西處乙：長得滿不錯的，還不要請進來？

周佛害：混蛋！還用問嗎？趕快請進來！

西處乙：還有那一位男客呢？

周佛害：（略略地想了一下。）當然都請進來。

(徐公壽臂裏挾着女友范騰靈高高興地走進來。急向周翰一個九十度的躬，手足失措，極盡其謙卑客氣的能事。)

徐公壽：周先生！我本來早就想來見你的，爲了你命令我聯絡上海電影，文藝，戲劇界的工人，忙得一點工夫都沒有。……你忙的時候……

周翰：(目不轉睛地盯著徐公壽，似理不理地問着。)是……是……

徐公壽：嗯……也……也許我也忙；我有工夫的時候，又恐怕你沒有工夫。

周翰：(范騰靈儘可能地現出媚人的笑，走回沙發上坐下來，周緊緊地跟隨着，一心祈求得着范的青睞，沒有理會徐公壽說的是些什麼話，胡亂地回答了一陣。)唔……唔……不錯。我們的基礎很鞏固。你還聽到什麼好消息？

(徐不敢坐下來，站在周的身旁，囁嚅嗫嚅地說下去。)

徐公壽：我就是聽到一件關於周先生的好消息，特地來報喜的。聽說先生已內定第一任教育部部長了。



周夢嘗：（正在擺弄范的纖手，表現着同情的情態，討厭地回答。）沒有這話，謠言！謠言！（徐呆立一旁，靦然，面露難堪，忽然想起有托范曉霞作一次正式介紹的必要。）

徐公壽：（嘆喟！我昏了，沒有向周先生介紹。這是范曉霞小姐，我的表妹。）回頭，對范曉霞說。（曉霞！這是周先生，我們未來的教育部部長。當今的第一流紅人，你不要有眼不認泰山呢！）

周夢嘗：那裏的話，請坐！

范曉霞：（愉喜地笑着說。）周先生，還請你多多招應呢！

周夢嘗：應該！應該！

（徐仍不敢就坐，屈着背，向周不聲不響地進言。）

徐公壽：以周先生的大才，兼任教育部部長，實一當之無愧。周先生！你知道，我是學電影的，戲劇文藝都懂一點，我曾經去過日本三個月，專於爲了考察電影的。（說着，從插袋裏掏出一本書他強送到周的手中。）周先生！這是一本書，是我做的『日本電影事業考察記。』請指教！請指教！

(周慌忙把書接過來，顛倒地翻了一翻。)

(徐立即代爲把書撥正，吃力地笑一笑。)

周佛害：(忽然想起一件事，嚴肅地詢問。)我問你，你的工作，做到什麼程度了？上海的電影戲劇文藝界擁護汪先生做大總統，已經不成問題吧？

徐公壽：(馬上拍拍胸脯說。)周先生！你放一千個心！有我在這裏，他們擁護汪先生，決不成問題。

周佛害：這樣說，爲什麼還有八篇文章，登廣告，攻擊汪先生呢？

徐公壽：唉！上海的电影戲劇文藝界，實在太複雜了。周先生！主要的原因，還是活動費不夠！所以『捐一萬萬，在所不克。』

周佛害：老兄！努力幹！錢是不難。

徐公壽：一定，一定，決不辜負周先生的厚望。(稍停一停，繼續說。)周先生！我說；

周佛害：(不很理會，表示急於要和范曉霞說話的樣子，不勝其煩地回答說。)怎麼樣？

徐公壽：我的意思，在汪先生就職的一天，最好把那一天的遊會原原本本拍一部電影，到外

國宣傳宣傳。

周揚害：(考慮一下，立刻回答)不錯應該擴大宣傳。

(周放下泡騰震的手，站起來，高聲呼喊汪太太和褚鳴利。)

周揚害：汪太太！褚先生！

(汪褚邊應，邊定出來。)

陳白雲：揚害！什麼事？

周揚害：汪太太！汪先生委任的一天，最好拍一部電影到外國去宣傳宣傳。

褚鳴利：是箇！誰負責去辦這一件事？

徐公權：(立即插上來說)汪太太！褚先生！就是這電影的，我能辦，而且一定辦得很好，請

放心！

陳白雲：好極了！要多少錢，趕緊開一個預算來，列入本月份的報銷裏。

褚鳴利：電影的確是宣傳的好工具，我從前爲了要使「太極拳出國」也曾拍過一段新聞片納。

陳白雲：好！你們去計劃罷！我還有點事。（說完，就走。）

（褚鳴利也自動地同地走，看見周府書走向范曉霞那裏坐下來，不勝羨慕似地叫了一聲）

褚鳴利：蜂蜜！蜂蜜！……嗎！……（鼻笑）（周略略頷首）

徐公壽：周先生！我有點事，我要去了。

范曉霞：我也要走。

（徐向范霎霎眼，做一個鬼臉；范已明白，揶揄似地說。）

范曉霞：那麼你馬上要來同我。

周府書：（馬上接着說。）范小姐！你住在那裏？我的汽車送你回去。

徐公壽：有周先生的汽車送你，最好也沒有了。

范曉霞：（嬌憨地）謝謝周先生。

（徐並沒有達到理想的目的，失落地說了一句再會，快步地走出去。）

徐公壽：再會！周先生！（說着，略停一停，回頭就走，將及門，周追上來說。）

周府書：公壽，公壽！我如果做了教育部部長，社會教育司那一缺，一定留給你。

你公認：真的嗎？（狂喜過望，不提防把額頭撞在門框上。）

（周馬上轉過身來，趕緊到沙發上，和范曉霞開談。）

周曉害：范小姐！希望你常到這裏來玩。

范曉霞：（低下頭來，裝出不好意思的神氣。）祇要周先生不討厭。

周曉害：那裏的話，那裏的話。

范曉霞：（含笑地點點頭，向周曉害地搖眼，羞答答地說。）周先生的人真好。

周曉害：（得步進步。）范小姐，真像一朵破曉的紅霞，太美、太可愛了。哈……哈……

（范低頭無語，在嬌聲中帶有一股如女羞的味兒。）

（這時候，褚曉利等的慶祝大會籌備會，已經開完，大家邊走邊談地從套房裏出來。）

樊虫國：到那一天。如果把談定的節目，都照實現的話，也夠風光了，褚先生你以為如何？

褚曉利：不過，最重要的，在先生前一篇統戰宣言，要做得漂亮，這是我們的開場白。

林白生：我以為，到那一天，最重要的，還是各界擁護的電報。

周曉害：（依然專心致志地在范曉霞身上用工夫。）范小姐！我從前在江蘇省政府隨長時，

很得許多女同志的力。你真真做什麼，自己說罷，我一定替你介紹。

范曉霞：（頗有點窘。）我不會做什麼，周先生！

周曉霞：（疑心是一個姣好的女人所應有的謙讓，更顯得誠懇的態度說。）噫！那裏的話。以

范小姐那樣聰明漂亮，當然是多才多藝，不成問題。

（褚鳴利有意無意地在他們面前走過；周立即替范曉霞介紹。）

周曉霞：噫！范小姐！我替你介紹，這一位就是中法學院的院長褚鳴利先生。

（褚微笑地點點頭。）

周曉霞：（立即回問范曉霞。）范小姐是那裏出身？還是持志學院呢？還是褚先生的中法學院

？

范曉霞：（一本正經地回答。）按康院。

（衆大笑。）

周曉霞：（不甚明白，又繼續問。）什麼院？

范曉霞：（重言之，申明之。）按康院，就在北四川路底，徐先生常常來，我們是在按康院罷

體的，他最喜歡我接見，說我的手段比別人好。請周先生多多幫忙，多多照顧。

周佛害：（恍然大悟。）噢！：噢！：那好極了！我的腿，背，小腹，膀胱，常常作痛，有時

候痛得要死過去一樣，正需要接見，假使每天有人替我按摩一回，真是求之不得。好！

范小姐！就請你試一試罷！

（說着，馬上拖着范曉霞走向套房裏去。）

余：（故意叫喊着）佛害！佛害！

周佛害：（急往中回一回頭，滿着面孔應和着。）對不起，我有點事。

（范曉霞一路嬌滴滴地笑着走進去。）

林白生：不管他，讓他去罷！討論我們的，我說，到汪先生就任的一天，如果各界沒有一點

表示，就是把慶祝會開得多麼熱鬧也沒有意思。

樊史端：所以我們要在聯絡方面，多做工夫。

韓壽利：關於這一方面，丁真翁，定有辦法的，也許，他就要回來了。

林白生：新聞界就有辦法。至少，上海的中華日報，新申報，香港的南華日報，天津的庸報

到那一天，由特刊，寫社論，擁護汪先生，是絕無問題。

美虫蠅：最傷腦筋的，是教育界和文化界。

韓鳴利：電影，戲劇，文藝界，也是一樣。

（西恩甲持片進，報告。）

西恩甲：犬養先生到。

衆：（驀吃一驚，高呼汪太太。）汪太太！汪太太！

（陳白雲趕忙跑出來，驚問。）

陳白雲：什麼事？

衆：犬養先生來了！

陳白雲：（急忙地）趕快叫犬養出來，請家歡迎。

衆：（高呼）柳書！私病！趕快出來，犬養先生來了！

周柳書（內應）就來！就來！

（梅私病忽然地走出來，手足無措似地，周柳書拖着范曉霞也從房裏趕出來，對於范尤



分表示依依難捨的脾氣，范屬帶異常的侷促，結果，也祇得排立在一起，歡迎大狗的駕臨。）

（大狗意氣揚揚地，伴着副官顧盼自傲地闊進來。向大家望一望。）

大妻：你們都好！

崇：大狗先生晚安！

陳白雲：（走向前一步）大獲先生！汪先生奉命閉會。白雲代表汪先生向先生敬禮。

大獲：（熱烈地和越還一握手，點頭致敬。）本人詞道哀深，專為代表西尾大將，送還天皇的聖旨。

（大獲從插袋裏取出天皇的聖旨。）

（大家急忙跪下來接旨。）

副官：不要跪，鞠躬。

梅忍痛：……！不，要跪。我是研究中國歷史的，接皇帝的聖旨，要跪，一定要跪，非跪不可。（嚴肅地解釋着。）

賜賜利：朋讀謔言。

「汪今危能仰體朕之苦心，努力中日親善維護大日本帝國在東亞之一切利益，忠耿耿，特予嘉獎。」

衆：（高呼）天皇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

犬養：很好！很好！（微笑地）

副官：（招呼大家）起來！起來！

犬養：（嘆一口氣，感慨似地說。）唉！中國像你們這樣的善良份子，真太少了！除了你們之

外，簡直沒有一個不是搗亂份子，真是帝國莫大的憂慮！

陳白雲：犬養先生！我們汪先生最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擁護天皇的『大亞細亞主義』的，在

中國人之中，祇有汪先生一個。

犬養：是兩！假使中國人都同汪先生一樣，整個的東亞，不是就從陸太平了嗎？

周靜齋：（恭敬地解釋。）犬養先生！這都是中國人不懂『中日親善』的道理。

犬養：不錯，靜齋先生你說得對。（搖頭）忽看見范曉霞，突然顛倒地。）喂！喂！這位姑娘

長得好。(鄭重地走上幾步，運用古怪的聲音說。)來！來！我們親一個嘴：哈：哈：哈……中日親善，中日親善。

(范非常畏懼，堅決拒絕，犬養微微動怒，衆大怒，都顯得發抖。正在掙扎間忽然有電話來。)

豬鳴利：電話！電話！

(陳白雲急忙走過去接電話。)

(犬養才把手放開，注視着電話機，大家集中精神諦聽着。)

陳白雲：「誰？……嚨！莫發！怎麼樣？汪先生勝利了，真的嗎？……嚨……嚨……大總統是汪先

。哈……哈……哈……犬養先生在這裏。你就來，好極了！好極了！再見！」

陳白雲：(歡天喜地，樂不可支地高聲說。)成功了！大總統是汪先生！王代表梁代表都讓步了。

衆：(瘋狂地歡呼。)

犬養：恭禧！你們的努力成功了！

衆：多仗天皇的恩德！

大鑿：盤口哈口海人不客氣，這天皇要全仗你們幫忙呢！

衆：報告中爲了卑職等務必在汪先生領導之下，爲天皇效死！

（這時候，丁莫森帶着無限的興奮，急忙自外入。）

丁莫森：各位都在這裏，很好，汪先生成功了，他此刻在梁代表家裏，馬上就要到。有三件事，要我先向大家說：

（滿房間是喜悅的空氣。）

衆：是那三件事？

丁莫森：（繼續說。）第一：趕快起幃一簾就職宣言；

陳白雲：推白生起幃。（回頭對林白生說。）白生！趕快去勸筆吧！

丁莫森：第二：趕快籌備慶祝大典！

衆：早已籌備就緒了。

丁莫森：第三：趕快策動各界拍電報，擁護汪先生。

樊虫輔：據白生說，新聞界比較有辦法。

林白雲：（爲止簡筆，指上來說明了「句」。）是的，至少上海的中華日報，將申報，香港的南

華日報，天津的庸報，是絕無問題的。

樊虫蠅：（繼續說。）不過其他各界——特別是教育界，最沒有辦法。

陳白雲：你們要在平時多聯絡聯絡才好呢！（着急地）

周煥若：非用金錢和地位，從多方面去拉攏不可。

丁莫森：傻瓜！拉攏他們做什麼！先警告，後恐嚇，再不聽話，老子不打死他們，不姓丁。

衆：（拍掌）好辦法！好辦法！

陳白雲：噫！究竟還是莫森！

犬養：（拍拍丁莫森的肩膀說。）你的法子，最好，最有效。

丁莫森：（回頭看見犬養，立即鞠躬致敬，自稱得意地說。）犬養先生！中國人是賤骨頭，吃

硬不吃軟。

犬養：是的，帝國解決中國事件，就是這個主張。

（外面一陣女人嘻笑的聲音，琴芳老六，桐花老七肩搭肩地走進來。）

翠芳老六：（鑼聲呼喚）梅大少！梅大少！

梅私病：喂！你們來了！很好！很好！

翠芳老六：梅大少！啥事體這樣高興？

梅私病：老六！老七！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汪先生做了大總統了，你們知道汪太太有多

大？

翠芳老六：不知道。

梅私病：現在沒有皇帝了，大總統就是皇帝，汪太太就是我們的皇后娘娘呢！

（翠芳老六、桐花老七馬上向前白雲跪下來，受寵若驚似地說。）

翠芳老六：皇后娘娘！要請你招驛招團呢！

桐花老七：皇后娘娘！是了，是了，你們起來。

西德甲：（鄭重其事地報告。）汪先生到。

（大家在手忙腳亂的狀況中，力持鎮靜的情緒，準備表示熱烈的歡迎。）

汪先生：先生勞苦功高，我們應該向汪先生致謝辭。

梁士詒：請諸君兄擔任國事。

周梯寒：我不領這一套。

衆：不必推辭！

（汪今危帶着便衣隊，整齊嚴肅的神氣，在羣衆的歡笑聲中，突然地蒞至。）

衆：（瘋狂地高呼。）汪先生萬歲！

汪今危：（喜形於色地走進來，連連自謙。）不敢！不敢！（便衣隊緊蹙在後面。）

（汪見犬養，走上去和他親切地握手，連聲說。）

汪今危：中將好。

犬養：恭喜汪先生，榮膺帝國的大命。

汪今危：多承西尾大將的幫忙，今危沒世不忘。

犬養：帝國就盼望先生出山，挽回中日的命運。

汪今危：（疑慮地）犬養先生！事情並不簡單。梁王二代表總算開通，會開得很順利。

犬養：那還有什麼呢？

汪今危：不過，影佐大佐忽然提出一件密約，要獨立國就簽字，却增點困難。

衆：如果不簽字呢？

汪今危：大總統就有問題。我現在已派陶希聖與宗武就商彭佐大佐。字樣是要簽的，最好不

使我過分爲難。

衆：汪先生辛苦了。

汪今危：（慢慢地下來，一面說）沒有什麼。

周錫蕃：（恭敬地走到汪的面前。）汪先生這一次兼任王道政府的第一任大總統，同仁推錫蕃

敬向先生致賀辭，錫蕃不會說話，還請先生原諒：先生屢經危難，歷盡艱險；但是，都

沒有死……（停一停。衆大驚異，會認爲不應該出此不祥之語，褚鳴利立即從旁辨護。）

褚鳴利：盡言無忌，盡言無忌。

周錫蕃：（繼續說下去。）古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敬祝汪先生一帆風順，萬壽無疆。

（周錫蕃鞠躬而退，衆又歡呼拍掌。）

汪今危：這一次的會談，梁王二代表很能幫忙，就是彭佐大佐的一件密約，無法立刻應付；

還有，我就是能變廢天皇的大命，你們要知道，從南北合流之中所推定的總統多少是西



受一點限制的，譬如說各部會的長官，他們就要佔了過半數……

周壽害：汪先生！彭佐的密約，我們簽字就是了，絲毫不爲難，不過！（回顧大家，不立即說下去）

（衆大驚失色，堅推褚鳴利代表發言。當時被勒迫着坐在後面的琴芳老六，桐花老七，范曉霞等，有點不耐煩，常常向褚忍痛，周壽害，林白生等示意，表示氣忙要走開的樣子，他們在百忙中都回頭來，向她們迅速地搖手。）

褚鳴利：汪先生！關於各部會的人選，已經由鳴利主席，徵求大家的同意，議定一張名單了。哼！哼！（強顏地笑一笑）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爲難，我們也有我們的爲難，這一張名單，不過給汪先生作一個參考而已。（說着，把名單呈上去，汪接過去，約略看一看，便擱在桌子上。）

陳白雲：同志們都很幫忙，這一張名單，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妥當。

汪今危：（左右爲難的樣子，嘆一口氣想說）唉！不錯！大器先生在這裏，彭佐的密約，我準備簽字就是了。至於各部會的人選問題，我無論如何是要力爭的。當然，有些地方，

當顧全大局起見，不捨不讓步；但是，我在今危的謔步，是有險度的，你們放心。我在今危有出路，你們既有出路。

犬養：汪先生請認認簽字，諸位先生的出路我負責。你們祇要能幫汪先生解除困難，趕快請汪先生簽字。

衆：（服從地）是了！犬養先生！

陳白雲：（對大家說。）你們聽見沒有？汪先生不會拋開你們的，你們現在祇有拚命擁護汪先生。

衆：（齊聲說。）好，我們擁護汪先生。（齊落地高聲叫喊）擁護汪先生！汪先生萬歲！

犬養：剛才本人代表西尾大將送達天皇的聖旨前來，那時候汪先生還在開會，現在，要不要請諸先生把蓋章當汪先生的面，再朗誦一遍？

褚晴利：啓奏犬養先生：朗讀聖旨，不可兒戲，可一不可再。

副官：（對犬養說。）中將！這是中國的禮節，在這些地方，我們不妨尊重各位的意見。

（犬養一笑，微地點頭。）

汪今危：（沉思良久，感慨似地說。）剛才聽河靜雲先生的話，使我發生無限的感想。唉！我

總覺得人類有生必有死，有現在必有將來。活著的現在，要有權力；死後的將來，要有威風。

犬豕：汪先生的話說得對。

衆：（默默地頷首，表示衷心的贊許。）

汪今危：（摸一摸自己的脊梁，傷感地。）想起從前在南京中央黨部的一槍，如果真的死了……

；周揆審（驚奇地自言自語。）那真是天亡中國！

汪今危：（繼續說。）不幸，不是真的死了……

樊虫蠅：（脊肩諍笑地走上去說。）國葬無疑，國葬無疑。

汪今危：所以，我不能無聲無臭，我不能默默無聞，我不能渺視我自己，把我的將來，完全等於零。因此，我對於這一次的運動，在我的一生是有決定的意義的，（激昂地）我要掙

扎！我要奮鬥！我要堅持到底！

樊虫蠅：（插嘴）就是爲了國葬，也非堅持到底不可！

犬豕：汪先生是帝國的大功臣，放心，將來一定由天皇下令國葬。

褚鳴利：（阿諛似地說。）汪先生將來的國葬，比國民政府的國葬，一定還要熱鬧，還要威風

送令傳：（得意地大笑）。噫……噫……噫……我們真是生死同志。

大發：汪先生！你覺得帝國待你們怎麼樣？

汪今危：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在帝國的保護之下，為什麼不能到淪陷區域裏來，傳達

天皇的意旨，宣揚皇軍的德政，建立王道政府！

衆：（點頭稱是，默然恭聽。）

大發：（假惺惺地）汪先生！帝國對於你們成千成萬的老百姓，死在我們無情的大炮飛機之下，真是十分抱歉！

汪今危：（慨乎其言之。）皇軍是不應該抵抗的，抵抗皇軍，就等於自殺。唉！他們都不聽我的忠告，要不然，何至如此！

大發：我們就希望汪先生搭救他們了。

汪今危：（站起來拍胸部承認，）中將！我誓必站在貴國的立場，貫徹大亞細亞主義，實現中

日親善，共存共榮。

（丁真義推一推眼睛，意思是叫他代為求婚。）

〔權鳴利笑了笑，很想插上去說；但苦於沒有機會。〕

犬養：帝國一定不顧一切，完成汪先生的主張。

汪今危：（很憂鬱）可是，我謂的同志大少了，除了你們之外，我們的同志在那裏？我們到那裏去？

丁莫發：汪先生！在上海，有我，你儘管放心。

豬鳴利：汪先生！莫發原能幹。我看，就把汪小姐嫁給他罷……他們結了婚，莫發就更是一家人了，以後汪先生在上海活動有莫發保護，沒怕什麼呢！

汪今危：這件事祇要白雲贊成，我也同意，無奈，我的女兒，對於我們的舉動，是堅決反對的。她前幾個月，和我吵了一回嘴，到今天，從沒有回泰過。現在，事情搬到這樣地步，我心裏很難過，我很憂慮。

衆：（相顧失色，自言自語。）汪先生真是愛國愛民，決不是爲了個人的問題。

汪今危：所以時到如今，我們已沒有考慮的餘地了，我們既有奮鬥，既有掙扎，就有堅持到

第二幕

啊！

衆：（高呼）大家擁護汪先生，汪先生萬歲！

（正在這時候，西德甲急忙來報告。）

西德甲：先生們情報！情報！

衆：（駭極）情報！情報！

周錦雲：慶節！不得了，我的烟盤呢。

梅私病：（趕快跑入套房，一面急迫地說。）趕快把麻袋牌收起來！

稽鳴利：（一把拖住梅私病，急忙說。）這裏是上海，中國飛機不會來。

梅私病：（用力掙開稽鳴利的手。）那裏的話，中國不比以前了，蠢打蠢強了，一定會來，不

假！不假！

（電話響，稽鳴利去接。）

稽鳴利：「什麼！什麼！中國飛機三十六架已到達上海上空了！」

（飛機吼吼的聲音，自遠而近，全場大驚失色。）

褚鳴利：（惶駭地）不得了，三十六架，已到天上空了。

犬樂：壓瑟！壓瑟！

衆：也許知道我們今晚開會了罷？

林白生：一定是來炸我們的。

（接着，飛機聲，炸彈聲，高射炮聲，同時大作。）

（台上恐怖達於極點，燈光忽滅，每個人急忙找尋掩蔽的處所，都露出不一樣的驚恐的面容。在今危潛伏在方桌下，標標地顫抖。）

幕急下。

## 第三幕

景：上海恩園路的一座巨廈，週圍有敵國的軍警保護着，并圍繞着可以連電的鐵絲網，門外軍警森嚴，出入不絕。是敵人保護下的汪今危的住宅。

進門是一個花園，園內有各種修剪齊整的花木，從花木夾道的曲徑，可步入陳設華麗的客廳。客廳的左側有小沙發兩張，中設茶几及花盆，有門可通內室；右側有長沙發一張；中設圓桌，其上有紙烟盒，報紙，花瓶等什物，後面是寫字檯，檯上有電話機，檯燈及各種文件。客廳的四週，有計劃地懸掛着中西的名畫。

幕啓時約在下午八點鐘。汪今危躺在沙發上，手執影佐的密約，仔細研究。陳白雲在計算出納的款項。

汪今危：（搖頭嘆息，不勝憂慮的神氣。）唉！教我怎麼辦？白雲！影佐太使我爲難了。

陳白雲：（馬上停止算賬，走過來坐在對面的沙發上，好聲好氣地安慰。）你不要這樣着急，影佐的密約，我仔仔細細看過了，我覺得和我們準備對日本讓步的程度，並不相差太遠。



「日本是戰勝國，中國要向日本求和，不能沒有相當的損失。」這是你說的話。你難道忘記了嗎？

汪今危：我沒有忘記。不過，白雲！你知道，實際上中國並沒有戰敗呵！前天，我們在新亞酒店開會，中國的飛機三十六架竟能到上海來轟炸，隆隆的炸彈聲，真駭死人，我們做些給炸死了。再說，我們的友軍，在湘北一戰，被華軍殺得落花流水，棄甲遺兵而逃，你能說不是事實嗎？

陳白雲：（勃然作怒的神氣。）今危！這些話，你不應該說。梅玖病害的「恐華病」，是不是傳染到你身上了？他們一必一意要捧你上台，你可不能自己拆自己的台。你要是這麼說，我們這一幕戲，就無法唱下去，就得停擺息鼓了。

汪今危：白雲！我沒有對他們說，我心裏發悶，我不過向你說幾句老實話而已！

陳白雲：我不愛聽你的老實話。老實告訴你：你豈「恐華病」也罷，不啻「恐華病」也罷，總之你現在祇有一條路可走。

（汪今危突然站起來，移動幾步，站在他太太面前，聲音低低地問。）

汪精衛：白雲有什麼路？

陳白雲：（也站起來，誰他坐在沙發上；又擦轉身邊，面向汪汪，重着聲音，一字一句地說

下去。）我的老爺！請你坐下來，我告訴你，我們現在就有不擇手段，先把你大總統

搶到手裏再說。這就是你走的——一條獨一無二的路。

汪今危：（若有所悟似地）唔……唔……唔……

陳白雲：你知道，競爭大總統的，不止你一個，北平有三克敏，南京有梁鴻志，而且，你的

資格，沒有他們老，他在九一八之前，就取得天皇的信任了。

汪今危：那麼，照你這樣說，彭法的密約，我祇得無條件接受了。

陳白雲：（乾扁地）是的！無條件接受。

汪今危：唉！不行！我這得考慮。

陳白雲：還要考慮什麼？

汪今危：想為，彭法所提出的，比袁世凱的二十一條還厲害得多。如果真的簽了字，中國北

至黑龍江，南至海南島，上至天空的雲霧，下至地底的骨髓，一切的一切，全都掌握在

日本人的手中，我們那裏還有反身的日子呢！

陳白雲：唉！你的人真糊塗，老說不通。在袁世凱時代，日本沒有放一粒彈用一個兵化一個大；現在可不同了，他們到今天爲止，已用了二百億日元，打死的，受傷的兵，已超過一百萬以上，飛機的損失，至少有幾千架，大大小小的軍艦，也至少給華軍燬了二百多隻，人家化了那麼多的血本，此處的二十一條，當然要比袁世凱的二十一條厲害得多。這個道理，你都不明白嗎？

陸今危：（若大夢初醒似地大笑起來。）哈……哈……哈……（接着說下去。）

白雲：我的太太！我佩服你的見解，我現在澈底明白了。主和總比投降好，投降總比滅亡好，做人家的傀儡，總比說奴隸好，影在這着我接受他的二十一條，不能怪我，完全是中國「抗戰」的不好。

陳白雲：（拍手稱道。）對了！對了！而且你有大總統可做，並沒有什麼不好。哈……哈……哈……哈……（得意忘形地狂笑。）

陸今危：（感激涕零似地）白雲！我的政治生命，要不你幫助我，指導我，我早就爛了，還有

今天嗎？我今天的成功，可以說都是你的成功。

陳白雲：（得意地）我是大總統的夫人呵！一人享福，千人受感，我當然不能認若你。

汪今危：但是，陶希聖高宗武他們，頗有不願簽字之意，會不會發生意外？（憂戚似地。）

陳白雲：不會，你放心！陶希聖是你的患難之交，高宗武一向就是你駐日的代表。

汪今危：但願他們都是個人的意見，不妨害我們團體的行動。好在，島害很認真，他主張和

犬養先生暗中接洽，先把影佐承認我們的四千萬拿到，再秘密進行簽字的手續，免得自相內訌起來，確是最妥當的辦法。

陳白雲：今天下午三句鐘，犬養先生從六三花園打電話來，要錦書去密談，大概他檢着好酒是回來了。

汪今危：希聖太固執，宗武也不開通，私病最圓到；辦理外交，以錦書最乾脆，白生辦沒有

經驗！鴉利紙會吃飯，……

陳白雲：莫蠢呢？

汪今危：莫蠢的用處可太多了……

（說到這裏，褚鳴利忽然地記起來。）

男僕：褚先生到。

褚鳴利：（向汪今危拱手敬禮。）汪先生好。（又走向陳白雲面前，拱拱手。）汪太太好

汪今危：鳴利！你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褚鳴利：我剛從白生那裏來，據他說：「陶希聖高宗武反對簽字，并且反對組府。」

陳白雲：鳴利！你最近見過他們嗎？

褚鳴利：汪太太！我昨天在陶希聖家裏的，并且就在他家裏會到高宗武。我們談了好久。

汪今危：你們談些什麼？

褚鳴利：我們的談話是多方面的，從上海的氣候變化，談到大便六便，有礙衛生，便談到太極拳；又從政治舞台的變化，談到我的空城計。他們說：「彭佐提出的合約，勒迫

汪先生簽字，是黃資的苦肉計，也是陶葛亮的空城計。」

汪今危：（不甚明瞭似地）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褚鳴利：我也不很懂。後來我想了一想，大約是說：國曹漢和司馬懿上當。

汪今危：（默頓）唔：唔：

陳白雲：那麼，他們預備怎樣呢？

褚鳴利：可不像林白生所說的那麼堅決。他們的意思，希望汪先生還要和影佐鄭重商

量。

汪今危：你來的目的，是不是代表他們向我說話的？

褚鳴利：（堅決否認。）不，不是，我是代表我自己，來向汪先生汪太太請求的。

汪今危：什麼事？

陳白雲：（直捷地）拂窻回來沒有？

褚鳴利：我來問問，影佐管允我們的四千萬，到手沒有？

汪今危：這是一筆生意好做。有好幾家德

國藥房的經理，要回國服兵役，他們的藥品，至少值三百萬，現在就要五十萬，可以迅

生財器具都盤過家了。汪先生！汪太太！這是一個發財的好機會，千萬不能錯過。

汪今危：你的意思是說先對五十萬給你？

褚鳴利：是的！我開的藥房，汪先生本來是最大的股東，這一次投資五十萬，包贖債，決不

會做本。可是，承汪先生不棄，我却要平半均分了。

陳白雲：鳴利！你什麼都聽他，就是發財不馬虎。

褚鳴利：汪太太！我自從跟汪先生跑，我中法學院的院長，早就取消了，我最近的生活很苦，一點來源都沒有。

陳白雲：你這樣說，難道汪先生害了你不成？

褚鳴利：汪太太！你說的太重了，鳴利的難處，全仗汪先生提拔，汪先生栽培。

汪今危：鳴利！不要囉嗦了，等錦書回來，先給你五十萬就是了。

褚鳴利：謝謝汪先生！

汪今危：彭佐的密約，就要簽字了，你怎麼樣？

褚鳴利：不成問題。如果用得着我的賤名湊一個數，完全聽汪先生在汪太太的命令。

汪今危：好，我現在給你一個命令：你趕快請陶希聖高宗武立刻來見我。

褚鳴利：得令！

汪今危：(自言自語。)我好幾天不和他們長談了。不知道他們和形佐接洽的情形，究竟怎麼樣了。

褚鳴利：汪先生！我馬上教他們來。(說完，走向陳白雲那裏。)汪太太！這是我的印章，如果書約要簽字，我還沒有帶回家，就讓你替我代簽罷！

陳白雲：鳴利！這是自家太太嗎？最好不他們一而二同來。

褚鳴利：是了！汪太太！急罷，轉身就走，向汪今危打一聲招呼。(汪先生，我就去。汪今危：(點頭頷。)快些！快來！)

(褚走近門，又急三聲回家，慌忙地向陳白雲說。)

褚鳴利：汪太太，我的五丁萬呢？

(汪今危執着報紙在旁，裝做不理會；有意無意地咳一聲嗽。褚鳴利急待陳白雲的回應，又惶惶地問了一句。)

褚鳴利：汪太太！你我是親戚，和他們又不同，我開的藥房，是我的，也是你的，擔費拿四千萬回家，你務必要先替我扣下五十萬。



陳白雲：（罵禿的碎氣）噠得了，快去籌！鳴利！五十萬洋什麼呢！

（待鳴利高興極了，迎迓拱手，表示說不出的感謝，一面元，一面說。）

禿鳴利：弄好極了，汪太太！五十萬的確少了一點，要生意興隆，資本愈多愈好，愈多愈好。

汪今危：（待禿走了以後，放聲大笑，諷刺似地說。）哈：哈：哈：鳴利這傢伙，好象比我還着急。

陳白雲：這是鳴利的好處，大家想同鳴利一樣，你的大總統早成功了。

汪今危：可不是嗎？所以，禿鳴利的天真，我還是歡喜的。高宗武陶希聖常常在我面前表示自己的主張，我非常討厭。其實，周勝客何嘗不聰敏，但他沒有自己的主張。把一切重大的事情，交給他去辦，我很放心。

（正在這時候，門外有汽車聲，周勝客已完成了使命，從六三花園趕回來。）

男僕：周先生到。

汪今危：趕快請。

(周仲英愛人范曉霞笑嘻嘻地走進來。)

周曉霞：哎呀！汪先生！汪太太！累你們久等了，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因為，我從六三花園出來，又到新亞轉一轉，范小姐定要見見汪先生，我不許她來，她硬決要來，就溜許多時候。真對不起。

汪今危：不要緊！不要緊！

陳白雲：范小姐請坐吧！

范曉霞：謝謝，汪太太。

汪今危：(毫不自覺地)嗯·噫·棉答！我問你，

周曉霞：什麼事？汪先生，

汪今危：你見到犬狗先生嗎？簽字的手續費……(停一停)四千萬……

(周立刻接上去說。)

周曉霞：見到了，絕無問題。

(陳白雲靠近曉霞坐着，低低地宏喉。)

汪今危：（抬頭看曉霞一眼，笑嘻嘻地問。）范小姐！今年多少貴庚？

（范曉霞茫茫然不知所對。）

周錦書：（馬上招呼范曉霞。）曉霞！汪先生問你多少年紀。

范曉霞：（不好意思地笑了，扭扭似地回答。）我年方二八呢！（說着，立頭低下頭來。）

汪今危：（像大醉詩興似地。）國，噢，二八佳人。（接着說。）

范小姐！我們錦書兄是湖南才子，才子配佳人，真是珠聯璧合。哈……哈……

周錦書：汪先生過獎了。其實，汪先生所主張的中日親善，拆穿了說，就是中日結婚。

汪今危：是呀！錦書兄真聰明！因此，我又聯想到一個道理了。影佐要我們簽訂的密約，實

在就是我們的『結婚證書』。

陳白雲：今危，密約不簽字，當然是不能結婚的。

周錦書：汪先生！汪太太！你們的話，說得對極了，因此，我神經過敏，也聯想到一個道理

了，說出來不知對不對？

汪今危：你說呢！

周錦雲：就是，我和犬徑彷彿是男女雙方的介紹人，如同我和范小姐在一起，是徐公羣兄所介紹的是一樣。

（范曉霞格格支支地笑起來。）

汪今危：（拍掌歡笑。）是啣！一點都不錯。

陳白雲：汪先生！談到結婚，就要男女雙方合意，沒有不成功的。今天我把先生的意思，告訴了犬徑，犬徑高興極了。他說：「祇要先生對影佐提出的密約，表示同意，他們沒有不同意。先生那一天簽字，先生的喜事，便那一天成功；先生那一副簽字，簽字的手續費，便那一副到手。」

汪今危：好，不說廢話，我們現在今天晚上十點鐘，作最後決定吧！

陳白雲：，錦雲！趕快打電話，請請林白生，海私病，丁莫蠢，樊虫蠅他們，即晚上十點鐘到這裏來。

周錦雲：剛才我走訪新亞，遇到他們，都異常着急。他們場上就要來的。不過，陶希聖，高宗武我沒有見。

汪今危：我已遲遲不叫找他們去了。

范曉霞：（起身，走到周粉害跟前，低聲下氣地說。）張先生，好不好？因為你們又要開會了。

周粉害：等一回吧，琴芳老六，棉花老七一會兒就到。

汪今危：怎麼？范小姐要走嗎？不要走，不要走。

陳白雲：范小姐，這是國家大事啊！祇有我一個女的，不能代表中國遊擊隊的女人，你干

不要走，歡迎你參加。

周粉害：既然這樣，曉霞你就等一會吧！

（范曉霞想了一想，笑着說。）

范曉霞：好！汪太太！我就不走，讓我見識見識。

汪今危：（嚴重地。）粉害！等一會開會，關係重大，非請影佐親自出席不可。

周粉害：壓！我忘記報告，汪先生，死罪！死罪！影佐在九點鐘左右，一定來拜謁先生的。

幾今危：那好極了，我們就請他當主席。

王六：（門外汽笛聲，歡笑聲，非常熱鬧。丁真森，梅忍清，樊虫鳴，林白生，胡花老七，秦老老六等同時蒞至。）

男僕：（拿着一批名片，送到汪今危手裏。）先生七、太太們都來了。

汪今危：（把名片看了一看，立即命令地說，）趕快請進來。

陳白雲：（驚喜！他們真的都來了！）

王六：（周禮答含笑地點點頭，立即走到門口，表示迎接他們的樣子。）

衆：（啊！驚喜！你已經來了。）

周禮答：是呀！我知道你們要來，特地迎接你們的。

衆：汪先生和汪太太呢？

周禮答：在家。等你們來問會。

衆：好極了，好極了！

衆：（大家歡天喜地走進來。）

衆：汪先生好！汪太太好！

汪今危：各位請坐！請坐！

陳白雲：

各位請坐！請坐！

桐花老七：噲！范小姐也在這裏。

琴芳老六：

噲！范小姐也在這裏。

范曉霞：我知道你們要來的。

桐花老六：噲！你同周先生一樣的話，真說得啱！

琴芳老七：

噲！你同周先生一樣的話，真說得啱！

陳白雲：各位小姐來得很好。現在我們就要討論國家大事了，我和范小姐不夠代表二萬萬二

千五百萬女同胞，歡迎你們參加。

桐花老七：汪太太！我們不懂呢！

琴芳老六：

汪太太！我們不懂呢！

陳白雲：沒有關係。

衆：（誠懇地向汪今危請求。）汪先生！我們的事，決不能再延宕下去了。

汪今危：是呀！等影佐一到，我們馬上就開會。

林白生：汪先生！再沒有錢，中華日報辦不下去了。排字工人的薪水，已拖欠了兩個月，連

紙裏都買不起了。

汪今危：唔！唔！我知道。

梅私病：（故意裝作病酸的神氣。）汪先生！你應該可憐我，我這一件袍子，還是七七事變以前的，破得不成樣子；但是一個錢都沒有，連吃飯都成問題了。

樊五翅：（走到汪面前，脫下他的皮鞋，哀哀地訴苦。）汪先生！你瞧！我的襪底都穿了。頭髮長得同囚犯一樣，這樣的生活，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汪今危：唉！唉！這都是我連累了你們。

丁莫菴：汪先生！他們沒有什麼一緊，一個人的生活，究竟容易想辦法，我可不管了，這許多弟兄跟着我要吃，要穿，要用，如果沒有飯，他們誰好去說要了。

林白雲：莫菴！上一個月北四川路的搶劫案，是不是你們總的？

丁莫菴：不搶劫又有什麼法子呢？

汪今危：唉！你們不要再說了！我都知道。

陳白雲：你們的活動費，祇有半個月沒有發，為什麼會弄到這步田地呢？說實話，你們也太



浪費了。少打牌，少跳舞，少抽煙，少到堂子裏胡鬧，不會不夠用。

梅淑清：汪太太！眼看得怎麼要實現的希望，飄在空中，非常煩悶，越煩悶，越想胡鬧，人之情。我們有時候打打牌，跳跳舞，和女人們說說笑笑，實在是萬不得已。

汪今危：也是實情。

周壽春：汪先生！現在亂病，虫蠅，和我，不啻從前一樣！

林白生：是的，汪先生！這都是那位小姐們的功勞。

桐花老七：汪先生！不要開玩笑，汪太太是在上海，你也是一樣。

汪今危：（微微地笑。）哼！哼！人總是要有的東西的。如同我地，要不是白雲幫助我，約克我

可以說什麼事都不會成功。

衆：汪太太真是一位模範太太。

陳白雲：現在的世界，做女人真不容易，又要管家事，又要管園事。

衆：個家六事都得管，汪太太！

陳白雲：是呀！

（影佐大佐到。）

男僕：影佐大佐到，

（衆大感呼。）

衆：我們的救星來了！我們的救星來了！

陳白雲：排隊！排隊！歡迎影佐大佐。

汪今危：我走前，大家跟着我走。

（衆不知所推似地跟在汪今危的後面走，忙慌着整理衣冠，你搗我擠地排成一條線。）

（影佐大佐在他們的喘息稍定，凝神靜氣的時候，偕同副官，意氣揚揚，高聲闊步地闊進來。）

（汪今危行禮如儀，大家跟着行九十度的鞠躬。）

影佐大佐：汪先生晚安！汪太太！你好！

汪今危：謝謝大佐！

陳白雲：各位都好。

影佐：各位都好。

衆：不敢！不敢！

影佐：汪先生我這裏的密約，還有什麼意見？

汪兆銘：我已經聽明白了，大佐來這巧，就請大佐三考慮。

影佐：（不滿意地）這還行麼？主席既然說先生，不過禮位在疑問，我可以當面答

覆的。）

（這時候，劉志超，李芳若六，馮曉暉等，在試探嚴肅的氛圍裏，覺得異常不安。他們手拉手地想逃到內室裏去，忽然給影佐瞥見了，立即高聲叫起來。）

影佐：快！快！快！到這裏來！

周傳審：她們特地來歡迎大佐的。

影佐：很好！很好！

周傳審：現在我們就要開會了，就讓她們到內室裏休息休息罷！

影佐：來！來！不要走！到席！到席！（面向副官，）你去請她們來。

副官：是了！

副官立即跑到姑娘們前，請求說。

副官：大佐不許你們走。

櫻花老七：哎喲！拉我們去做啥呢？天曉得！  
翠芳老六

藍曉霞：你們去吧，我走了。

副官：不能走，大佐吩咐的（一把抱住她。）！

汪今危：小姐們！來吧！來吧！我們開會吧！

影佐：這是中日兩國的大事，簽字的人愈多愈好。

衆：是呀！

影佐：（舉目四顧，忽然發生疑問。）嗎！連春陶希碧高宗武二位呢？

汪今危：啓草大佐：我已派令福賜利找他們去了。馬上就會來。

（姑娘們小心翼翼地坐在沙發上。大家一言不發，面面相覷。）

影佐：他們二位對我說的話，很是奇怪，叫我不十分懂。

丁莫泰：大佐！你一個放心，他們決不會反對。

汪今危：是的，大佐！他們的家眷，都住在我這裏，他們不敢不簽字，毫無問題。

影佐：總之、我相信汪先生。

汪今危：好！我們就開公吧！大家隨便坐，不拘形式。現在我不多說，先請大佐報告。

（影佐站起來，目光炯炯地掃射了一回；大家不作聲，手執『中日新聞關係調整要綱』仔細研究；那些姑娘們也各執一份，如看電影說明書似地研究印刷品上的花邊與插圖。）

影佐：（做做地點頭。）主席！各位！我不想浪費時間，我祇有一句話，一個問題，要告訴大家，要問問大家。一句什麼話？就是；『中日新聞關係調整要綱』是我代表帝國向諸位提出的密約，這是帝國全部的希望，請大家坦白地承認，立爾簽字。

衆：是，是，馬上簽字。

影佐：還有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我要請教各位、世界上究竟有幾個強國？

林白生：（首先站起來回答。）啓軍大佐：世界上有七個強國，英，美，法，德，意，蘇聯，

日本。

影佐：（急速地搖頭。）唔……唔……不對，不對。

（梅私病要站起來說話的樣子。）

影佐：你說！你說！

梅私清：（有些心驚胆跳，聲音抖抖地說。）大佐！世界祇有三個強國：德國，意大利，大日

本帝國。

墨爾佐：（眼睛點點頭，不表示可否請坐。）

吾今：（范曉霞忽然格格地笑起來，自作聰明地說。）

范曉霞：我知道。

吾今：（大家非常着急，悉所答非所問。）

紙今危：（大佐下，范小姐沒有出過洋，留過學，更沒有到過日本，說錯了，請原諒。）

路佐：不礙事，請姑娘說說看。

范曉霞：我說，世界上祇有一個強國，就是大日本帝國。

影佐：（瘋狂地叫起來。）對！（立口地范曉霞面前，越進說。）姑娘聰明！姑娘聰明！

（衆眼着拍掌叫好；他又覺得有些可惜，不好再罵地說着。）

（范曉霞接受了影佐的誇獎，露出着習慣地充分暴露着撒嬌的神氣。）

影佐：（看了又看。）好！姑娘聰明，姑娘長得美。

（周禮害在得意忘形之餘，走近影佐的身旁，千方百計地討好。）

周禮害：大佐！晚飯不管什麼，要請大佐照應。

影佐：她是你什麼人？

汪今危：最近的周太太。

影佐：（不勝羨慕的樣。）周先生！有這樣賢惠的太太，真幸福！真幸福！

陳白雲：大佐！這可以說是我們女界的光榮。

影佐：一點不錯，汪太太！

汪今危：現在，影佐大佐的話說完了，你們有……

影佐：不！不！主席！我有幾句話。

汪今危：好！大家靜着！再聽大佐的詞詞。

影佐：諸位！剛才范小姐的話，也許你們不相信，我也學學汪先生，「舉一個例，」老老實

實告訴諸位。

（汪今危強顏地笑了笑。）

影佐：大日本帝國是不怕任何國家的。我們在海湖等沉美國的海軍艦隊，到處轟炸美國時

教堂，財產，殺戮美國的人民，美國人有什麼辦法對付我們？

衆：沒有辦法。

影佐：他們敢不敢在關島設防？敢不敢開幾隻兵艦到大平洋裏來，和大日本帝國的海軍較量

關島較量？

衆：不敢！不敢！絕對不敢！

影佐：至於英國，在無錫，我們的飛機，把英大夜間開轟炸好得落荒而逃，帶着血淋淋的傷

口，飛機乎送了他的老命，他們說什麼沒有？

衆：沒有說什麼。

影佐：在天津，我們考實不容氣地要扯下英國的旗幟，剝光英國士兵的衣服，看他們怎麼樣

衆：……

衆：毫無辦法。

影佐：我知道，諸位心中都覺得操勝了不起。其實，我們已經較量過了。讓諸君，洛漫坎的



世界戰爭！我們一說起停戰，他們馬上就停戰了。如羅斯福當真不想起，羅斯福不稱我們為衆：續打下去。

衆：是的！是的！

影佐：我們連美國，英國，蘇聯都不怕，怕誰？

衆：誰都不怕。

范曉聲：所以，我說世界上祇有一個強國，大日本帝國。

影佐：好！范小姐已代為說過了，我的話完了，諸位還有什麼疑問？趕快提出來。

（全場的空氣，由緊張而沉靜下來。）

陳白雲：主席！我正式提議。影佐提出的密約，我主張馬上就簽字。

丁真奎：附議！

孫今危：有異議沒有？

（樊世端慢吞吞地站起來。）

樊世端：主席！這一件密約，我大眼都同意。不過，關於蒙古特殊政府，和東北自治委員會

答：有什麼用處。我不很清楚。

汪今庵：請教大佐。

彭佐：樊先生，你知道，在北方誰是你們的敵人？

衆：（會心地默認。）

彭佐：你們要在中國的北部，住得安穩，非如此不可。這是帝國愛護你們的苦心，請再考慮。

衆：是的，是的，沒有問題。

梅私清：生活了帝國待我們的苦心，我們很感激。不過，上海並沒有駐兵的必要，海南島是一顆荒島，何必重視牠，廈門駐兵，也沒有什麼意義。

汪今庵：梅先生的話，也許各人不明白，我現在退出主席的地位，代彭佐答覆幾句。

衆：（彭佐點點頭，表示感激的神氣。）

汪今庵：中國的通商航運，操縱在英美的手中，將近一百年了。上海，廈門，海南島，是我們的咽喉，我們要肅清英美在華的一切利益，非借重帝國的力量，駐紮重兵不可。

影佐：剛才主席的話，真是至理名言。總之一句話，帝國提出的密約，決不妨害你的利益的；帝國所享受的利益，都是人家的，特別是英美和蘇聯。請位沒有疑問了吧？

衆：沒有了，沒有了，謝謝。

周鴻壽：我們馬上簽字吧！

汪今危：（看錶）才十一點鐘，時候還早。陶希聖、高宗武、褚鳴利大概就要來了。

影佐：陶希聖、高宗武，帝國很重視，一定要請他們簽字的。

陳白雲：褚鳴利的印章已經交給我，我代簽。

周鴻壽：高陶我也可以代。

影佐：不行！非他們親自簽名不可。

汪今危：大佐！他們急於要簽字的意思，也許你是知道的。

影佐：是的，我知道。不過，請大家放心，帝國一向是講信用的，決不會欺騙你們。

汪今危：啓事大佐！我們留下高陶的地位，讓他們來簽名蓋章好不好呢？

影佐：（考慮一瞬。）也好，就這樣辦吧！

萍：（歡呼）好呵！成功了！成功了！

汪今危：我領銜，大家挨着簽過去。

衆：當然！當然！

梅私病：老六！老七！你們也來簽一個字。

陳白雲：當然！小姐們都簽，我領銜小姐，們挨着簽過去。

周博雲：曉霞！你也來簽一個字。

影佐：范小姐一定要簽，我代表會爾感謝你的好意。

（桐花老七、琴芳老六、范曉霞等均莫名其妙，呆若木雞一般。）

梅私病：（向着她們，急迫地催促。）你們來！來！快來呢！

桐花老七：梅小姐！簽什麼字呢！『賣身』！我們已經簽過了呢！

梅私病：唉！唉！不是『賣身』。』汪今危說：『這是一張中國和日本的結婚證書。』

衆：（大笑）哈……哈……

（梅私病把手裏的紙拋地，她們一個個都簽好了字。）

(汪今危拿着簽過字的密約，表示得意，自言自語。)

汪今危：我們的陣容，又整齊，又偉大，代表男人的一方，是我領銜，代表女人的一方，是白雲領銜。

(說着，親手送到影佐的手中。)大佐！請你保存着吧！從今以後，你們保護我們的政權，我們維持你們的利益。爾無反悔，爾無異言。

(影佐把密約接過去，看了一眼，表示美中不足的神氣，鄭重地說。)

影佐：你們把這件事辦得很快。很好！不過，陶希聖高宗武二位，帝國非常重視，接洽這一件密約，他們最早，他們不簽字，汪先生！我不好交代，恕我暫時不能接受。至於簽字的手續費四千萬，我已經帶來了，是一張馬上可以兌現的正金銀行的 Order。(一面說，一面把支票拿出來揚一揚，又慢吞吞地放在攝袋裏。)

(大家的視線集中在影佐手裏的支票，一言不發，像失魂落魄似地。)

汪今危：(斷得把密約從影佐手裏奪過來。)那怎麼辦？那怎麼辦？

陳白雲：奇怪！鳴利還沒有來。

林白生：汪先生！他們會不會到中華日報去。

汪今危：你趕快打電話去問一問。

（林白生馬上打電話。）

林白生：喂！喂！中……六五七九三，中華日報。誰？……我是白生。陶希聖，高宗武。有沒有來？沒有，沒有，沒有來。接者又把電話掛上，回頭說。他們不在中華日報。

問錦香：私病！他們會不會到新亞找你們？

梅私病：讓我打電話去。

（梅私病忙着接新亞的電話。）

梅私病：喂！是不是新亞？喂！難為你，到六〇六房間，去看看陶先生，高先生有沒有在？

（電話停一停，大家結神靜聽。）

梅私病：喂！怎麼樣？唔！唔！沒有，沒有來。（非常失望地又把電話掛上了。對大家說。）

奇怪！他們又不在新亞。

乘：（失望地）哎喲！糟了！

汪今危：（考慮）大家不要着急，讓我想一想。（忽然燈機顫動一聲）喂！大佐！他們會不會

到六三花園去？

影佐：（怡然自得地）說不定。

汪今危：（高聲叫起來。讓去六三花園）

丁莫遜：（馬上應聲回答。）我去！

（丁莫遜像本着丁盤口似地坐着汽車，飛奔六三花園。）

陳白雲：（得意地插嘴。）哼！哼！究竟還是莫遜。

龐珍香：（像研究的態度，婉轉地發問。）汪先生！假使他們不在六三花園呢？

（汪今危又考慮一回，無法立刻回答周珍香的疑問。）

陳白雲：那我們就好好等莫遜回來再說了。

（正在這時，驢鳴利急急忙忙地從外入。）

衆：潘先生來了！

陳白雲：（在旁）：潘利！你找到他們沒有？

汪今危：（在旁）：潘利像做完一件苦工似地急速地氣喘。）

汪今危：怎麼樣？

（褚鳴利依然在喘氣，搖頭嘆息，神傷，表示非常困倦的神氣。）

陳白雲：鳴利！你說呢！

褚鳴利：（重着聲音呻吟一聲，然後發言。）唔！汪先生！汪太太！這一件差使，不容易承擔，尋人和等人，尋人最着急，等人最心焦，……

衆：是啲！

褚鳴利：我從下午三點鐘跑起，一直到現在，我的汽車，沒有停留一秒鐘。從霞飛路跑到金神父路底，又轉到環龍路，勃萊蒙馬路，又從法大馬路，轉到英大馬路，一直跑到北四川路底，我們所有的房屋地圍，通通到了。整個的上海，除祇有黃浦江裏我沒有去

衆：褚先生辛苦了。

褚鳴利：唉！我早知道這一件差使，這樣難辦，汪先生！汪太太！不要說是五十萬，就是五百萬我都不去。



汪今危：一定重賞！一定重賞！

陳白雲：陶希聖高宗武呢？

褚鳴利：汪太太，我連他們的影子都沒有見。

（衆大驚駭。）

衆：難道他們不在上海嗎？

褚鳴利：誰知道。

影佐：汪先生！這件事你負責。

汪今危：大佐，他們的家在這裏，不要緊，他們不會高飛遠走的。

（陶希聖之妻在門外，嚷着要會見汪先生，汪太太。）

男僕：陶夫人求見汪先生汪太太。

汪今危：（喜出望外，對影佐說。）大佐！是不是？你現在總可以放心了吧！

（皆大歡喜。）

汪今危：（重着聲音。）趕快開進來。

(陶夫人揮帶着憂豫的神色，快步跑進來。)

汪今危：陶夫人來得好。

陳白雲：陶夫人來得好。

陶妻：對不起，我來驚訝你們了。

衆：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汪今危：陶夫人！希聖和宗武呢？

陶妻：(率直地)他們都走了！

汪今危：怎麼？

陶妻：他們都走了！昨天早上走的。

汪今危：他們到那裏去？

陶妻：香港！

汪今危：趁什麼船？

陶妻：英國皇后輪。

汪今危(頓時面無人色)：擺渡！不得了！不得了！

奔：（嘆息着臉。）留了這種子！……

魏白雲：他們對你說什麼沒有？

魏白雲：沒有說什麼。祇留下一封信，要我親自送交汪先生。

魏白雲：信呢？

汪今危：（幾乎要倒下的時候）你這回她做什麼呢？

（因妻把信送到魏白雲手裏。）

（汪今危轉身搶過去，查看。大家提上來，先視為快。）

（梧桐樹高聲別語。）

權勝利：汪先生！汪太太！各位朋友！為爭主張和平，迄今三載，此志不渝，切望其成，

不願其敗，其所以退休，乃君子條件之不能接受，「組府」之不獲嘗試，若以為如此便可

講和平，如斯尙可以建國，殊足寒心。……

彭佐（勃然大怒，自言自語。）該死！該死！

權勝利：為我公計，何必就「維新政府」之既成局面，插入我親愛的同人，而自稱為獨立自主

之政權。此種政權，除簽訂亡國條約外，毫無意義，斷為事實，非口舌所能爭。……

影佐（握拳擦掌，切齒痛罵。）馬鹿！馬鹿！

（在今危手指發顫，面色灰白，幾乎站立不住，陳白雲雙手扶着他。）

精精利：（對所望公等及同人。能安憤懣之餘，重加思索，勿以愛公為私公。不別而行，乃痛呼）  
「公等已有簽字之決心。深望別卸不能成行，放出於此。國希護，萬宗武。」

汪今危：（欲哭無聲，百般向影佐哀求。）大佐！今危卸下無道，罪該萬死！

（影佐既壯氣，不作任何的回答。）

洞濤青：出賣朋友！忘恩無義的賊！

樊虫：請丁莫雲送到香港去，打死了他們。

（陶妻抽聲大哭。）

豬鬃利：（憤懣地回頭一下。）喂！我還在這裏。

林田生：他們送到那裏去？

（陶妻痛哭愈哀。范曉嵐，和花老七，琴芳老六連忙走過來勸慰。）

胡北考七：陳先生！你說黃浦江裏沒有去，他們就是從黃浦江裏跑了的。

諸鳴利：（感慨係之。）唉！姑娘們！我們的大事完了！我們真祇有跳黃浦江了！

陳白雲：你們爲了汪先生，大家求求彭佐本佐吧！

衆：（一律服地哀求。）大佐！這件事，全仗你幫忙了！我們犯了這樣一件洩漏秘密的大罪，

全仗你搭救了！

彭佐：混蛋！你們侮辱我！你們要加重我的責任！你們要加重我們的罪名！好！好！（說罷憤怒地坐在沙發上。）（陶妻哭聲稍停。）

（汪今危又小心翼翼地走過去，企圖和彭佐協商，挽回硬化的局面。）

汪今危：（故作勇敢。）大佐！我汪今危做事不後悔！一人做事，一人承當，請你相信我！

彭佐：（含怒站起，正言厲色地一罵。）誰相信你？最相信你的心腹，都跑光了，你誰代表什

麼人？你簽的字有什麼用？（搖以嘆息）唉！帝國不幸，認錯了你，太看重你了，造成今

天的大錯。（又重着聲再說。）也能！你約大總統反正做不成了，一切都完了，（回顧葛

爾爾宮。）走！

副官：是！

（汪今危突然昏倒，口吐鮮血，陳白雲抱頭大哭，男的女的跟着大哭，悲哀淒涼的氛圍，充滿了整個的舞台。）

（褚鳴利見影佐要走，拚命追出來，一把拉住他，高聲說。）

褚鳴利：大佐！你容允我們的四千萬呢？

影佐：（撥開他的手。辱罵。）馬鹿！不要臉的東西！

（幕徐徐下）

（全劇完）

## 狐羣狗黨排演要點

## (一) 劇情

本劇主要題目，是指寫漢奸在逆今危企圖在敵寇的御用下，奴顏婢妾，覬覦下流無恥的能事，滿足他偽的慾望。受不惜出賣民族的一切利益，以求遂其組織偽中央政權的迷夢。那些日夕包圍於在遠左右的狐羣狗黨，如：周粉香，褚鳴利，陳白雲，梅私濟，丁莫泰，樊虫，趙諸趙，良心，人格，早被個人的利祿觀念，消滅無餘；但求能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任何喪心病狂的舉動，均優爲之，絕無顧忌。

同時，在劇中把每個漢奸的典型，都如其身份和性格，刻劃清楚，說明他們之中，有些並不缺乏理智，委實應該；但是地正因爲富於理智而流於固執，自負，胆小如鼠，狃於偏見而昧於全圖，遂自一念之差，蹈入絕途，想不到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永遠不能自拔。這些人在心理上既受了嚴厲的打擊，更有急迫地找一個歸依，搵一筆錢，力求滿足個人的慾望，爲惟一的目的，目的不達，便絕有類異，煩悶，尋求麻醉，實行慢性的自殺，自沉於虛

的深潭。

他們所以造成大錯的惟一原因，就在視個人的利益高於一切，而從沒有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心上；因此，他們始終是在歧途上觀望徘徊，在求做漢奸以前，刻劃出着『恐日病』，『既走入絕路以後，又覺得自己已自絕於國人，變為最孤單的一個，全國民衆無語是誰，都把他們當作可笑的狂賊，自然們然地會以國軍的愈戰愈強為莫大的憂慮，而又激起矛盾可笑的『恐華病』來了。

故事把讀者上邊幾個要點，有計劃地展開：先是介紹在黨領受敵方津貼，作種種危害國族的勾當，照舊說明那些孤羣狗彘的無恥，以及偽中央政權如何使能實現的契約和煩瑣的心緒。進一步描寫他們逐漸放寬有滅亡中國的野心，懷着世界友邦在華一切利益的企圖，又千方百計地代為巧辯飾非；結果，破綻愈多，愈不能自圓其說，又恐極意隱瞞不能得着敵方的歡心，因此，便愈益陷於無法解救的疑團和苦悶。後來，丁莫窺忽傳來一個消息，說是在三巨頭會議中，在道的傀儡夢已由於王克敏梁鴻志二道的讓步，居然做成了。一般孤羣狗彘大喜過望，立即開會，自動分配各部會的人選，他們滿以為升官發財的目的，完全達到



了，誰知道待汪逆開會歸來，證明自己是僑國的傀儡，毫無用人之權，他倒大出意料之外。都瞎然若喪，愧慚失莫莫可名狀。後汪逆爲安慰大家起見，又自告奮勇爲他們設法，力爭僑國的領導權，衆又和顏悅色極力恭維汪逆，正在驚喜交集時，突來華機轟炸上海的情報，證明中國念賊愈強，已成鐵一般的事實，漢奸們在惶駭萬狀之下，急圖逃死，象數着他們的滾滾香與幻滅。

卽着是開始揭示他們的難題，敵寇提出超過二十一條的亡國密約，逼令汪逆簽字承認。汪逆如費躊躇，其孤軍殉黨爲了自己的利祿，力主從速簽字，滿足敵寇的要求，汪逆欣然聽從，但敵寇必須要經辦此事的高陶二人同時簽字，方爲有效。不料高陶已早不合作。當他們舉辦簽字手續時，高陶已攜伴走避。賊兵對汪逆施加責罵，不歡而去，並警告仍中央政權從此流產。汪逆大譔。如喪考妣，立即昏倒過去，全場極慘狼狽之狀，趨於極點。幕幕落下。

## (二) 排演技術

(一)這是適用於都市觀衆的劇本，一切舞台條件，必須如劇本的內容，儘調和豐富與美滿。

堆集。

(二)爲了使各個人物的身份更強地顯現在舞台，關於技女用語，最好是採用穩重一審的方言。

(三)在今危的聲調，態度，要嚴肅莊重，表示他像是一個孤犖狗彘的頭目的樣子。

(四)諸鳴利的個性，是一個麻木，愚笨，但愛自己的一套雜耍，在政治上，除了唯利是圖以外，便是一無所爲的一個腳色；所以，在排演時，要注意把他的習慣，聲音，笑貌等等，運用得却好。

(五)當看這些人在商社各種方法時——這方法在觀眾視線下，是舉動可笑的，務必要做到一本正經，神氣活現的樣子，才能增加戲劇演出的效果。

### (三)道具

大道具：

大沙發兩張，

小沙發三、四張，

方桌一張，

寫字檯一張，

椅子三四張，

小器具：

燈燈一座，

電話機一個，

花瓶若干個，

油畫若干張，

檯布一張，

衣架一件，

紙烟用品，

報紙一份，

畫報雜誌若干種，

胡琴一把，

麻雀牌一副，

#### (四) 服裝

汪令危：着灰色西裝，領帶，皮鞋，都非常整潔。

陳白雲：戴黑絨帽，及黑鼻鏡，着將近五十歲以上的貴婦人的旗袍，外加黑絨馬褂，有大整一件，在室內可掛在衣架上。

周錦雲：着年新不舊的綢袍，帶眼鏡。

樊虫翅：帶眼鏡，着灰色布袍，外加黑絨馬褂。

梅和清：着新式的中國便裝，漂亮的質料，但不甚整潔。

丁莫蠶：着適合身材的中國便裝，外加綢背心一件。

豬鳴利：戴意大利式小帽，着黑皮長靴，穿俄國式的服裝。

林白生：着西裝。

徐公等：最近視鏡，着較漂亮的西裝。

范曉霞：很近於摩登女郎，但頗為俗氣，不能為太強之聲。

美女：着華麗的西裝，要能充分顯示媚惑的力量。

西樺：服裝可隨便，以能適合環境的需要為原則。

## 後 記

去年雙十節，全國第二屆戲劇節在行都舉行，戲劇界同人爲了擴大宣傳，愛利用這個機會，倉卒間寫成這個劇本。導演馬彥祥先生因原劇太長，不宜於劇場的演出，便刪節了一部分，酌量增加一部分，作爲我們合寫的一個台本，搬上舞台。在重慶演十餘場，大獲觀衆的讚許。

這是一個有時間性的劇本。我渴望這劇本能夠趕快失去了演出的時間性，那才是中華民族的幸呢！

不幸的很，這一個應時的作品，似乎沒有上演的可能；因根據原作反上演的台本重加整理，加添新發生的材料并變更爲三幕劇的形式，寫成此作，以應話劇不擴大討論的需要。

再，本劇承宣傳部王部長播副部長指示，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秘書長歐予先生提供意見，在這裏，謹敬地表示感謝！

作者：一九四〇，一，九，於重慶。



中國戲曲編刊社  
吳激予主編

戲	叢
曲	書

話劇輯第二種

雙照樓

王進珊著 報本六角 士紙本三角

作者說：「這是一齣歷史的魂劇，寫的是一個該死的人在頂倒楣的一天，所遇到的幾件危險的事，戲劇是假的，歷史是真的，」

「全劇以馮奸汪和衛為中心，參證抗戰史實，映照社會動」，注重心理分析，旋律樞密，刻畫自然。

歌劇第一種

平壤孤忠

朱雙雲著

報紙本五角 士紙本二角五分

本劇為甲午中日戰爭時左賢貴鎮守平壤至死不屈之史實，劇情慷慨激昂，聲調又鏗鏘激越，作者富於舞台經驗，故其所寫劇本，都能取得舞台效果，不僅供人紙上讀也。

中國文化服務社總經售



戲曲叢書話劇輯第一種

# 狐羣狗黨

有 著  
作 權

著作者 王 平 陵

主編者 吳 漱 予

審定者 中央宣傳部

出版者 中國戲曲編刊社

重慶美專校街七號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

定價 報紙本一元  
土紙本六角

